

真福盧華彌格傳

畢熾生編譯

慈幼出版社

編者的話

盼望已久的盧華神父冊封為「真福」的日子（一九七二年十月廿九日），終於來臨了。凡與慈幼會有關的人士，甚至一般熱心教友，莫不歡欣鼓舞。他們急欲知道這位真福的事蹟，也是意中之事了。

本社爲了這個目的，曾參考了四五十無義文、英文、盧華神父行實錄，以及往日幾位會友合譯的一些殘稿，甚至許多小子、宣傳單，而編譯成了這本小小的盧華彌格傳。我們不敢相信這是一本最好的行傳；可是最低限度是蒐集了各家的精華而編譯成的，所以必能迎合一般讀者的要求。

當此「風紀」不爲人世所歡迎的今天，做教友的不妨看看一位被譽爲「活的會規」的盧華神父，正是遵行了「會規」而成聖，他的十四歲同學聖沙維豪，也是恪守了「校規」而成聖的。願讀者們本着這一點原則，鑄成我們的信念，朝着聖德的道路邁進吧！

編譯者

畢熾生

目錄

第一章 童年

- 一 杜林風光
- 二 父子向榮
- 三 家庭生活
- 四 誰是鮑思高神父？
- 五 未見而先愛
- 六 神奇的手勢
- 七 前途問題

第二章 學生

- 一 巧妙的園丁
- 二 「他無心學拉丁文」
- 三 「二人相距尚遠」
- 四 園丁的苗圃
- 五 夢成事實
- 六 半斤八兩

第三章 修士

- 一 禍不單行
- 二 驚人的預言
- 三 初露嶄角
- 四 第一位慈幼會修士
- 五 身兼數值
- 六 慈幼會的靈魂－音樂

第四章 神父

- 一 一杯咖啡
- 二 活動中心的負責人
- 三 六年苦學
- 四 羅馬之行
- 五 盧華神父
- 六 慈父回音

第五章 校長

- 一 慈幼先鋒
- 二 慈父誥誠
- 三 典型校長
- 四 附耳低語
- 五 刻苦有加
- 六 愛的教育

第六章 副總會長

- 一 委任狀書
- 二 日理萬機
- 三 活的會規
- 四 任勞任怨
- 五 「盧神父不該死」

第七章 初學導師

- 一 清會工作
- 二 新奇的初學院
- 三 盧華神父先開拓
- 四 鮑思高神父來完成

第八章 代理總會長

- 一 鮑思高神父的右臂
- 二 同心協力工作
- 三 勤見教宗
- 四 痛失慈父
- 五 鮑聖衣鉢

第九章 總會長

- 一 會祖遺產
- 二 視察會院
- 三 接近青年
- 四 母佑會
- 五 「你要傳揚敬禮聖母！」

- 六 「聖爵確實太小了」
- 七 「請別虐待動物！」
- 八 贊助員會

第十章 最後歲月

- 一 魔鬼的旋風
- 二 災難與聖蹟
- 三 末年
- 四 末月
- 五 末日
- 六 結言

第一章 童年

一 杜林風光

義大利西北部的杜林市是以景色秀美名聞天下，它那整齊排列着的大街，具有特殊風格的拱廓，以及都麗莊嚴的紀念碑，處處都美不勝收，尤其是那些一蜿蜒曲折的山脈，活像一座神秘圓形劇場的圍牆，環抱着這個城市，以前這城是王子和戰士們的堡壘，前世紀卻以誕生聖人而聞名，已列入聖品的有：

本篤高力楞；St. Benedict Cottolengo

若瑟賈發素；St. Joseph Cafasso

若望鮑思高；St. John Bosco

明我沙維豪；St. Dominic Savio

雷澳那睦利亞都；St. Leonard Murialdo

盧華神父跟他們今年（一九七二年十月廿九）榮升真福品。

二 父子同榮

一八六七年五月的一天傍晚，鮑思高神父從杜林市郊的一座本堂講道回來，伴在身邊的是他的門生郭達孟修士。看看天色已晚，神父加速了步伐，但是他忽又停頓下來，轉身向郭修士說：

「上主給我們準備了幾位非凡的人才，像賈禮祿是個天賜的一音樂家；方振西和李慕恩是文學專才；賈萬樂是個聖人……」

「那末盧華神父呢？」郭修士搶着問。

「盧華神父嗎？」鮑思高神父不假思索地回答：「郭修士你要相信我，假如有一天，天主對我說：『你的生命已在旦夕了，你快爲自己選擇一位繼承人。凡你認爲需要加給他什麼恩典都儘管求吧，我一定會賞給他的，而且還要附加一切各種聖寵。』到那時，真的，我不知道究竟該要求些什麼才好，因爲對盧華神父來說，我不知道什麼是他本身所沒有的恩典了。」

這簡短的幾句素描，真是中肯極了！盧華神父這時年華三十，從跟隨鮑思高神父一起生活以來，已有十五個年頭了。鮑思高神父的這幾句讚語，無疑地能使我們認識到一位人性的最大努力，在聖寵的感召下，使他的造詣如此深遠，而達到聖的巔峯：不錯，盧華神父事實上並非生來就是聖的；我們可以從他的行傳中舉出任何一兩個簡短的事蹟一看：就可以知道一切了。

無可置疑地，由事跡的顯示盧華神父確實是位聖人，教會最高當局也已經宣佈了他的道德修到了英烈地步，而且冊封他爲「真福」的品位。

鮑思高神父被冊封爲「聖人」品位後至今已五十多年了。盧華神父是鮑思高神父的神子，列入真福，這豈不是父子向榮了嗎？

三 家庭生活

盧華彌格也和若望鮑思高一樣，是平民出身。主曆一八三七年七月九日誕生於杜林市。父親若望，母親瑪利，在同母兄弟妹中，他排行第二。父親若望是技術人員，受僱於政府軍械廠，他們有個小康之家。小彌格的雙親都是標準的天主教徒，他們不遺餘力

地讓兒女們都接受健全的宗教教育，他們闔家每天早晚都不忘禱告，個個都是循規蹈矩的好教友。

小彌格頗具才幹而且心腸又好，他的父母、兄弟和異母兄弟們全都喜愛他。他真是人見人愛，尤其他的親友們經常把他接到可樂真大娘家去玩，甚至捨不得放他回家，要他整天住在那裏。有一天小彌格獨自到河邊去，想找摘些花回家，突然間他看見迎面河中浮過一束美麗的鮮花來，他真高興極了，不由得把手中的小花丟開，蹲下身等花束浮到，好把它拿起來。他眼看花朵漂到面前了，伸過手去；可是那束花偏偏離得較遠，無法到手。小彌格心急了，就不顧一切盡量伸過胳膊去，卻未料到身體失去了平衡，撲咚一聲掉進河裏去了。他立即喊出一聲尖叫，幸好他還能及時抓緊一把青草，這樣就爬了起來跳上河岸，活像一隻落湯雞。當他回家之後，母親就趁機教訓他，一個人須要如何「明智」，而這明智的特性竟在他後來的日子裏，養成了他待人處世最大的特徵。

四 誰是鮑思高神父？

在社林市郊區，一所小學的運動場上，曾發生了件微小而有意義的事件。時間是在一八四五年十月的一天。

一個可憐的兒童，爲着他結了一條嶄新的領帶去上學，而招致同學們的騷動；因爲那時候，領帶算是很貴重的奢侈品。

「你從那裏獲得這條漂亮的領帶？」一個瘦小的孩子，臉色蒼白睜着一對圓大而聰明的眼睛問。

「這是我從鮑思高神父青年活動中心舉辦的抽獎券中得來的。」那見童一邊說一邊

得意洋洋地向人眩示着自己的獎品。

「誰是鮑思高神父？」瘦孩子緊接着問。

「哦？他是位很好的神父；他常常在主日天召集一羣兒童，給他們講解教義，然後就跟他們一起玩耍。」那兒童答。

「是否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這個活動中心呢？」瘦弱的兒童一陣緊似一陣地追問。

「當然可以，假如你願意，下週主日我帶你去見鮑思高神父吧！」

「當然我願意。」不斷發問的那個瘦弱兒童立刻回答。

這場短短的對話，竟成爲日後一件偉大事蹟的肇端。世上往往有許多在表面上看，似乎無關重要的事件，卻能決定一個人一生中的命運，像這場對話正是個很好的例子。這瘦弱的兒童姓盧華名彌格，他在不知不覺中，向着那滿天下，成爲鮑思高神父的繼承人及慈幼會推動者的路上，邁進了一大步。當時小彌格只有八歲。

五 未見而先愛

父親忽然逝世了，當時小彌格尙未滿八歲。根據廠方的規定，他們再不能在工廠宿舍裏住了。幸虧廠長知人急難，同情他們的清苦，仍然允許他們繼續住下去。

廠內設有一間小聖堂和一所初級小學。管理教堂的神父兼任小學教員。小彌格在這位神父教導之下，開始學習了義文初步，聖教要理和輔彌撒。嗣後盧華神父憶起當時的情景還說：「我不但輔彌撒而且還偷喝剩餘的彌撒酒呢！不過我相信天主也必會寬免我

這個罪過吧！」

那位神父的教學法很好，心地又良善，同時他也常常歡迎並款待小彌格；可是小彌格的心裏，總是有着一位鮑思高神父，用什麼方法才會遇見他呢？當時鮑思高神父的青年活動中心還沒有一個固定的場所，本主日在這處集會，下主日又在別處集會，小彌格無法去會見他，此外盧華的母親也聽信了廠中的神父，不准他去找鮑思高神父。

有一天廠中的神父對小彌格說：「小彌格，你不知道鮑思高神父病得很嚴重嗎？相信他不會再在杜林居住了。」

可是要見鮑思高神父的心情，日漸加深，小彌格總是等着，等着見他的機會。同時小彌格也深信天主絕不至於斷絕他會見鮑思高神父的機會。

小彌格唸完初級小學後，進入辣沙兄弟學校繼續進修。該校校長經常邀請鮑思高神父來給學生們聽告解和講道理。鮑思高神父富有吸引青少年的特殊力量。他講的道理活像一塊大磁鐵，使青少年們無法抗拒。學生們都爭先恐後地到他那裏去辦告解。小彌格的機會總算到了，他甘投羅網，在告解座中向鮑思高神父告罪求指示。從那天起他倆心心相印，奠定了往後四十餘年來的友誼；鮑思高神父為神師，盧華神父為神子。

六 神奇的手勢

小彌格除了幾次在告解座中偶而會見鮑思高神父外，從未正式見過他的面，也未和他談過話。

機會終於來了，有一天小彌格路過市場，遠遠望見鮑思高神父被一羣兒童們包圍

着，他們正嚷着向他要聖牌。小彌格三腳兩步地跑到神父身邊也高聲喊叫說：

「請神父也給我一個聖牌吧！」

「哦！原來是你，彌格！好，我有更好的東西給你。」

「那是什麼？神父。」

「這個你拿去吧！」說着，神父就伸出空左掌來，同時用右手做了一個手勢，好像把掌中的東西，分為兩份，而把一半送給彌格：「來，拿去吧！拿去吧！」神父重複着說，但是從空掌中能拿到些什麼呢？

小彌格的眼睛睜得圓圓的，帶着萬分的驚奇追問着：「神父，這究竟有什麼意思？」

鮑思高神父沒有再做進一步的回答，解釋這個啞謎的機會還沒有來到呢。但是這個深含啓示性的動作，一直深刻地烙印在盧華的心版上了。

七 前途問題

一天，鮑思高神父把小彌格叫到面前來，目不轉睛地望着他問：

「彌格，明年有什麼打算？」

「哦！我想我會到工廠裏去工作，好能供養母親，她為我們受盡了辛苦。」

「那麼，你是不喜歡繼續升學了！」

「我當然喜歡！神父，不過……」

「假如你能開始學習拉丁文，以便將來服務聖教會，那你覺得怎麼樣？」

「對我來說當然是最好沒有了，但不知道我母親有沒有意見。」

「好吧！你回去向她說明，然後把她的意見轉告訴我。」

這位熱誠的基督徒一聽了兒子的話，高興得不得了，她說：「我兒！你能獻身教會，是我一生最快慰的事，我不知要怎樣感謝天主，賞賜我們家庭這樣大的恩典。你快去通知鮑思高神父，我讓你先嘗試一年再說。」

小彌格欣喜若狂，一口氣跑到鮑思高神父那裏去報告這個好消息：

「神父！我母親說過了，她願意讓我嘗試一年……所以現在我整個是屬於你的了，隨便你怎樣教導我吧！」

「好極了！」神父一邊說一邊把手放在小彌格的一肩上，表示非常滿意，「告訴你母親，下學期你將加入我的拉丁文班上課。」

在一八四八一五〇兩年間，他們的友誼不斷地增長，小彌格仍在校唸書，前途尚未決定。母親本想要兒子到工廠去工作，然而師長們鑑於小彌格的優越智慧和虔誠的信心，卻希望他將來獻身教會工作；小彌格本人對兩方面的期望始終沒有作過任何表示，不過看來他似乎在等着一個決定性日子的來臨。

第二章 學生

一 巧妙的園丁

鮑思高神父爲了要創立慈幼會，需要大批的工作人員，自此培植聖召是當前先決的條件；可是他不要成年人，更不要老年人，而只要一批生氣勃勃的青年人。

他正如一位巧妙的園丁，到處去物色花木，將他們移植到自己的花園裏來。他深信只有自己親手培植的花木，才能長出最美麗的花，結出最豐碩的果來。鮑思高神父在他自己所設立的青年活動中心裏，揀選了好幾位最符理想的青年，對他們加以特殊訓練，使他們能升神父，協助他發展培育青年人的工作。

要升神父非讀拉丁文不可，於是鮑思高神父增開了一個拉丁文班，這個小小的拉丁文班不只是聖召的訓練所，也是慈幼會大家庭的園圃，而鮑思高神父就是辛勤的園丁。小彌格寄住到這青年中心的園地裏，在這所初級拉丁中學肄業。

鮑思高神父蒙了天主的啓示，預知小彌格的將來，所以把他移植在自己的園地裏，準備他的前途。

二 「他無心學拉丁文」

鮑思高神父在栽培小彌格之前，曾經四度扶植鐸品聖召，結果都遭失敗了。那些青年們都是半途而廢，但最後一次總算幸運，他得以遣送兩名修生到杜林總修院進修。

鮑思高神父雖然多次失敗，並不因此而灰心，第五次，他在青年中心學生裏選了七名最堪造就的人才，其中也有我們的小彌格，由鮑神父親自栽培他們。那年學年結束後，在酷熱的天氣裡，鮑思高神父開辦了暑期進修班，親自給他們教授拉丁文。可是到了開學，因為工作繁忙，神父只有請高班同學賴維理負責一切教導工作；課本是拉丁初步，課室就是中心小堂的祭衣所。

有一天鮑思高神父向新任教師的同學賴維理詢問有關拉丁班七個學生的讀書情形這樣說：「上課的情況怎樣？」

「不錯，還不錯！」賴維理回答：「馬基思已盡其所能了；費利路稍差一些，他不能一聽就懂，不過他的記憶力相當好。」

「小彌格怎樣？」鮑思高神父很關心地追問。

「彌格……盧華……依我看，他毫無希望……對他來說，拉丁文真像難以消化的食物。」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鮑思高神父停頓一下，又堅持着說：「他的天資並不遜於其他六個同學呀！」

「他學拉丁文，是滿不在乎似的。」賴維理說。

鮑思高神父聽了第一次成績報告後，心裏覺着有些納悶，但絲毫不灰心；因為他深信，他的小彌格必定會湔雪這污點的。

小彌格得知此事後覺得十分難受，尤其是因為沒有受到鮑思高神父任何責怪越加難受。他的成績欠佳實在是不可否認的，然而欠佳的理由，卻似乎太過分了。可能是他有點兒懶吧！但真正的原因應從客觀方面去找尋。也許他喜歡研究實驗科學所以對這種只

重概念的拉丁語文不感興趣。不過小彌格一發覺鮑思高神父對他的期望和信念有點兒異樣的感覺，誠如鮑思高神父自己所預料的，他就決定勇於改過了。

三 「二人相距尚遠」

時間過得真快，不覺暑假又過了，鮑思高神父為他的拉丁文班找到了一位姓梅的神父來教。這位神父通常利用空暇的時間，私自教授幾個兒童拉丁文。鮑思高神父的七個學生每天清晨就背着書包，到梅神父那里上拉丁課。小彌格是他們的班長。可是一年後梅神父調任監獄管理司鐸，無法分身教學。七個學生有半數都辭別了鮑思高神父各謀前程去了。

小彌格的第三位教師名叫龐匝寧，他講得清楚，有系統文切合實際。他只向學生們要求三件事：用心聽講、妥做功課、熟讀課本。小彌格在他的指導之下，不但學業方面突飛猛進，就是品行也極為優異，使老師認為他是模範學生。

有一天鮑思高神父乘回家之便去見龐匝寧先生，想知道他的學生們的讀書情形。老師一見鮑思高神父就滿口不停地稱讚他的學生，尤其是小彌格：

「那個學生真稀罕！他經常名列前茅，卻仍然很用功。」

「那麼，他的同學馬基思趕得上他嗎？」鮑思高神父幽默地問。

「馬基思，倒也不錯！但是和盧華相比，就差一大段距離了！」

再有兩年，小彌格就可以唸完初中了。鮑思高神父又另找到一位畢康神父教他們。小彌格真是進步如飛，八個月內修完了兩年的課程，而且成績優異。

那一年舉行中學畢業考試，小彌格成績斐然，一位政府考試委員聽了他的口試，對畢康一神父說：

「我真羨慕你能有這樣一位高足弟子！這個青年前途無限！」果然在一八五二年度學期結束時，彌格的會考成績極為優異。

四 園丁的苗圃

會考後鮑思高神父率領了一批青少年，到郊外去舉行退省幾天；一來作旅行散心，二來要調劑心靈。鮑思高神父早已歡迎彌格獻身教會，穿上神職長袍；但仍要他深加考慮，免致後悔。

這些日子里，彌格早已立下決心要常跟鮑思高神父在一起。當他對神父宣佈他自己的志願時，鮑思高神父爲了慎重起見，要他對自己將履行的責任和義務之含義再加思索。

「你現在已進入一個新的生活階段了，」神父對他說，「你將要和我一同渡紅海越沙漠，但是福地便會在面前！」

彌格回到家裏，向母親說明了他的決心。賢明的母親不必說是同意的；但是他的哥哥卻激烈反對：「爲什麼小弟要找這一種職業呢？事實上你在這裏有美好前途……在青年中心又有什麼希望？鮑思高神父是誰？他不過是一個窮困的教士……他怎麼能保證你的工作，維持你一生的生活費……」

彌格不顧一切反對，終於付出最大的勇氣，定下最後的決心。過了幾天，即一八五二年九月廿四日，進入了青年活動中心，終生爲青年服務，前後共六十餘年。

五 夢成事實

每年十月初，鮑思高神父經常率領着幾個青年，到他的故鄉一碧基村去大露營，這是青年中心最重要的事件：時間之長，節目之多，常打破每年各項活動紀錄。

青年們到了那裏，或幫助農人們收葡萄釀酒，或到附近鄉村遊玩，演戲唱歌……

在這愉快的半個月裏，他們總忘不了恭敬天主的第一大事，而且恰好又是一年一度的玫瑰聖母大節目(十月七日)，這一天附近的鄉人都聚集到這裏來。鮑思高神父的臨時小聖堂委實太小了，敬主禮儀要移在露天舉行。杜林青年中心的學生們負責歌詠和遊藝節目。

一八五二年聖母玫瑰節日，有兩位鮑思高神父的學生領受了神職聖袍，憑這重大的事件為這次節目平添了不小色彩。

主禮神父是該地的錢姓本堂司鐸，他在十七年前也會祝福了鮑思高神父的長袍。

這天午餐間，錢司鐸高興極了，他情不自禁地發表了談話說：「可敬的鮑思高神父，當你初一升鐸品時曾告訴我；說你將會有許多神父修士幫助你，有無數的青年學生，銀樂隊、學校、活動中心……我當時對你說：神父，不要幻想，不要作夢……。今天我已相信你的幻想，你的夢……這些事必定是從天主來的。」

六 半斤八兩

鮑思高神父率領者眾人回到杜林後，彌格問神一父說：

「神父，你還記得當我們在市場初次見面時，我向你索取聖牌的事嗎？你向我作了個奇異的手勢，右手爲刀，很像要剖左掌分爲兩分！直到現在我還不明白。」

「唉！我的神子。」鮑思高神父微笑了，「怎麼？你還沒有明白嗎？可是事實卻明如觀火。等你的年歲越大，你越會了解我做手勢的意義。我們兩人今後要各做一半，我半斤，你八兩。我們兩個要共進同退，分工合作，同甘共苦，你願意嗎？」

「當然我願意，這是毫無疑問的。」彌格很爽直地回答，幸福的刺激充滿了他心中，能分享這筆神妙的產業，他自覺是非常榮幸的。

第三章 修士

一 禍不單行

彌格在鮑思高神父的樂園裏讀書，真是幸運極了。可惜好景不常，在他正邁向錦繡前程，而滿懷希望的時候，突然有兩個無可彌補的痛苦降臨在他身上，深深地創傷了他的心靈；在短短的兩年中，先是他的弟弟接者是他的哥哥，連讀患上了絕症，不治逝世。

這兩兄弟的死，給他帶來了重大的打擊；尤其是弟弟類思的死，更使他悲痛欲絕；因為弟弟類思有一顆純潔而堅強的心，他對弟弟的情感又特別好。類思也是鮑思高青年中心的學生，深得鮑思高神父的器重。他那高貴而聖潔的友誼，常在彌格的腦海裏浮現着。事隔五十七年後，在彌格離世前幾天，仍在回憶他弟弟的事，歷歷如在目前。

他哥哥若翰的死又是另一個無可補救的遺憾。他的同學方振西在復活節後的第二天，在祭衣所唸拉丁文功課時，發覺彌格無精打采，愁眉苦臉。

「你怎麼了？」方振西問。

「我哥哥若翰也死了！」他嗚咽着回答。

爲了要減輕他的悲傷，方振西只好領他到祭臺前，和他一起爲若翰作了個長長的祈禱。回到教室後，他像是有所感觸似地對方振西說：「下次你要爲我祈禱了！」

不錯，他家兄妹只剩下他一個人了：他的小妹妹死了，小弟弟類思死了，哥哥若翰也死了。似乎那曾奪走他兄妹三人生命的病魔，現在也準備向他進襲來了！

二 驚人的預言

那時，彌格的健康情形也是每況愈下，他常是精神恍惚。鮑思高神父見他如此，往往挖空心計設法去安慰他，去解決他心靈上的痛苦，可是毫無裨益。

一天晚上，彌格陪着鮑思高神父自外歸來，一路上談着杜林那幾天所慶祝的當地聖體奇蹟四百週年的事。（註）當時鮑思高神父寫了一本聖體小叢書，頗受民眾的愛好，所以他對彌格說：

「在舉行下屆四百五十週年慶典時，我已不在人世了，那時你可要重版我這本小叢書。」

「我一定甘心遵奉你的命令，」彌格說：「可是這五十年間，死神可以隨時來找我的，那我該怎麼辦呢？」

「我可以給你保證，」鮑思高神父回答，「在這五十年內，死神絕不會來找你。到那時你可重版我這本小叢書了。」

果然此後盧華神父還活了五十七個年頭。他並且爲了實踐自己的諾言，在一九〇三年聖體聖蹟第四五〇週年時，重版了鮑思高神父的這本聖體小叢書。

註：聖蹟發生於一四五三年。一個竊賊偷了聖堂的金質聖體寶座，放在騾鞍裏。在路過杜林市府前，騾子停步，而鞍中聖座騰空停留數小時。信徒潮湧而來跪地祈禱，遊行作補贖。爲紀念此事於該處建一大堂，名爲聖體聖蹟堂。

三 初露蘄角

彌格讀中學二年級時，政府已將已往的度量衡制度改爲十進法，且頒令達五年之久。可是學生對於新制數學非常陌生，成年一代更是一竅不通。龐匠寧先生察覺他的學生們數學程度日益低落，便請求鮑思高神父，替他找一位精通新制數學的人給學生們補習，鮑思高神父立刻指定了彌格。

有一天，一些早期便在校就讀的學生，見到這位兩年前還是同窗共硯的彌格，現在居然做起他們的先生來了。於是他們認爲可以戲弄他，誰知道初度嚐試便遭受了當頭棒喝。彌格正色地向他們說：

「各位！現在我是你們的老師，我要求你們留心聽講，下課以後，我們才如同已往一般是同學。」

這幾句帶有笑容而極度中肯的話，任何人聽了都會心悅誠服了。

四 第一位慈幼入會修士

鮑思高神父教育青年，是爲了國家造就良好的公民，替教會培養堅貞的信徒，爲社會設置健全的家庭。但要完成這些艱鉅的任務，必要有他的助理人員；所以他計劃在自己的神子中物色一批志士，組織一支強而有力的青年軍來協助他的事業。後來他終於找到了四個，其中的第一號人物當然就是彌格了；不過這支小小的青年軍還待要栽培和組織哩！

一八五二年六月二日的晚上，鮑思高神父召集了這四人組成青年團的基本人員，到

他的辦公室裏來，表面上只給他們作些倫理訓話；可是事實上他卻插下了總工程的標誌。而他也是第一次將活力充沛的種子撒進他神子們的心靈。

兩年後，他們召開了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全體大會。這件事在盧華神父的筆記裏明載着：

「一八五四年正月廿六日的晚上，鮑思高神父召集了一些神子到他的辦公室裏，到場的有我和三位同志。鮑思高神父提議要我們大家在天主和聖方濟撒肋爵的協助下，同心協力，努力為別人作些愛德工作。嗣後如果可能，向天主許願，以便將來矢願。從那晚起，凡參加這項工作的人，都稱為撒肋爵會士。(此名在中國一向改稱為慈幼會會士)」

一年後，鮑思高神父認為收穫的時期到了，於是在一八五五年三月廿五日聖母領報日，二年級的哲學修士盧華彌格，就在鮑思高神父簡陋的辦公廳裏，在神父面前發了修道三願的誓言。

禮節很簡單：一位神父站着聆聽，一位修士跪在苦像前宣誓，不像今日的儀式那樣隆重；雖然如此，它具有偉大的歷史價值，因為一個新的修會就這樣誕生了。

五 身兼數職

曾有一位政界要員聲稱善於辨認神職界人士，善於分別那些是鮑思高神父的神子，他曾對鮑思高神父說了這段幽默的話：

「你的神子們是：年紀輕輕的，瘦瘦削削的，忙忙碌碌的。」

鮑思高神父很同意這個帶有幽默性的評判。同時慈幼會會士的這三個特點，把它放

在第一位慈幼會會員彌格身上，真是最貼切不過了。

彌格是很年輕的，他進會時只有十八歲；他是瘦削的，身高近兩公尺，活像一具骷髏；他是忙碌的，工作是他終身的伴侶，勤勞是他神聖的徽號。

他講話時，從不花言巧語，裝腔作勢，只用平凡溫柔的聲調，炯炯有神的目光，從容不迫的態度，去應付一切。爲了這個緣故，鮑思高神父派他負責自修室裏的指導工作；放學後在學生研究室裏擔任督導員，和寄宿部學生總指導員。所以，無論在飯廳裏，在運動場上，在聖堂中……只要有學生的地方，彌格必須在場，而且他還要居主動地位：指導、保護、規勸、鼓勵……正像園丁在灌溉、施肥、除蟲、翻土……等工作。除此而外還要兼任圖書館長；不久他又受命擔任全部低年級的聖經課；接着負責設立聖雲雲仙會，無原罪會，所以他的工作日甚一日地增加。鮑思高神父爲了工作繁重不堪，而無暇顧及年輕的修士們教授新約時，這一職分文加在盧一華的身上了。鮑思高神父着手編寫的義大利歷史，也要一信託他去完成。彌格於百忙中振筆書寫，竟完成了一本八百頁的鉅著。我們要知道：盧修士除了要辦妥這些繁重的工作外，同時還要照常修讀他的哲學和神學呢！

鮑思高神父在訓練他的會友們，從年輕時起養成這種內在勤勞的優良習慣，至於外表的衣着是不大講究的。鮑思高神父要創立一個修會時，會有人特地詢問他說：

「那麼你的神子要穿什麼制服？」

「長褲短袖的工人裝。」鮑思高神父很率直地答。

彌格是慈幼會的第一位會士，他就是穿上長褲短袖服裝的第一位慈幼勞動修士。

六 慈幼會的靈魂—音樂

音樂是慈幼會校院的靈魂。沒有靈魂的內身就是一具死屍。因而鮑思高神父不遺餘力地提倡音樂，使學生們常常陶冶在音樂的氣氛中來恭敬天主，正如他常說的：「你們要在快樂中侍奉天主。」

爲了獎勵學生們從事音樂活動，在一年一度音樂節一十一月廿二日聖女則濟亞瞻禮日，他准許銀樂隊的隊員到校外去聚餐。一八五九年鮑思高神父爲了要消弭許多流弊，就取締了這校外聚餐的沿習。可是部份學生認爲鮑思高神父寬大，竟然固執己見不願遵從命令，他們仍然到外聚餐去。鮑思高神父得知此事，鎮定而堅決地宣佈解散該樂隊，並下令負責人收鎖一切樂器，同時要他安排招收另一批隊員，重建銀樂隊。嗣後他將所有犯規者逐個召來，做了個別談話，表示自己逼不得已才採取了這種嚴厲的措施，目的是在懲一而警百，以謀大眾精神上的利益。凡是那些有父母或保護人的遣他們回家，那些無家可歸的，則替他們介紹給幾家廠主爲他們安插工作。

其中有一個學生爲了盧華修士的緣故獲得了赦免。每天晚課後，鮑思高神父照例爲青年們講述一些修身做人，事奉天主的道理。一天，盧華修士走上前來向鮑思高神父請求說：

「鮑思高神父，請准我發言好嗎？我有一件心事不得不向神父稟告。」

「什麼事？你說吧！」

「學生恩利亞已經被革除了學籍。他盲從那些故意犯規的人實在也是罪有應得；可是可憐的他，年幼無知，只是受了同學們的欺騙。他們曾向他保證說：是獲得了神父的批准。因此他並非有惡意觸犯你的禁令；所以我願替他求得你的寬恕。」

只見盧華修士爲他求情的那個學生，在人叢中垂頭喪氣，滿懷悔恨。鮑思高神父答說：

「他本不該順從那些一壞同學……他明知命令是由我頒佈的……他也知道我向來不會改變主意的……盧華修士，你所提出的理由本不足以寬赦他。但是你既然願意爲他向我求情，我就收回成命……我們姑且容許他留下作爲嘗試……以後再下論斷。」

這不過是彌格修士心中滿懷同情，一絲半點的揭露吧了！他所傲的一切類似的事跡，真是不勝枚舉：同學中身罹病痛的有他來服事，精神懊悒的有他來安慰，學業困難的有他來指導。總之，青年中心無論發生了什麼問題，總得有他來解決一切，從未見過他推卸有同情心的助人之事。

一八五四年七月至九月杜林發生空前霍亂，喪生人數高達一千四百人。青年中心附近最爲猖狂，街頭到處是橫屍，親友都相互逃避。彌格修士奉命在校中組織救護圈，他自任團長，夙興夜寐地奔波於街頭巷尾擔任救護工作。他們的熱誠感動了天地，雖然經過三月的出生入死，可是竟無一人染上了絕症。

第四章 神父

一 一杯咖啡

鮑思高神父的青年中心彷彿是一個大家庭，無論大小份子都能親愛精誠，守望相助。他們尊鮑思高神父為慈父，大家爭着服侍他，尤其是每天早餐時，誰能搶先從廚房裏為他端上一杯咖啡來，那就算是莫大的榮幸了。

有一天，恰巧彌格修士和一位同學同時獲得了為神父效勞的一幅分。鮑思高神父對他們的好心也表示毫無保留的歡愉。彌格修士瞥見桌上放着神父的懷錶，受了好奇心的驅使，順手拿起來觀賞。這並不奇怪，因為當時在整個青年中心只有這麼一隻懷錶！可是真使人料想不到，彌格一不小心，懷錶就滑出掌心跌在地上了。鮑思高神父隨聲轉過頭來，只見錶已跌壞；然而他面不改色，仍是笑容可掬，帶着幽默的語氣說：

「嘿！有本事，為了賠償損失，這一個月不准你用早餐。」

過了幾天，彌格修士要陪鮑思高神父到遠地拜訪一位伯爵恩人。神父為使恩人們滿意，照常要分別在他們家中的小聖堂裏舉行彌撒。

當他們步出小堂時，小伯爵走來對彌格修士說：

「讓鮑思高神父和我的父母用早餐去吧，我們年輕的人到另一個房間去好嗎？」

說完便領着彌格走進另一個房間去。只見桌上的杯盤琳瑯滿目，山珍海味一應俱全，那簡直是個大宴的排場，彌格用溫和的態度婉拒了主人說：

「對不起，我什麼也不能吃，絕對不能！」

小伯爵不知其所以然，便走到鮑思高神父身邊來問原由。神父頗覺得詫異，卻也沒有追問。可是彌格修士帶着不安的心情對神父解釋說：

「鮑思高神父！你知道……那天早上我跌壞了懷錶！您不准……」

鮑思高神父立刻命他去進早餐。

「跟盧華絕對不能開玩笑。」神父很認真地說，「對他我真的需要三思而後言，因為一個玩笑常會被他視為命令，同時一切命令他都會徹底去遵行！」

二 活動中心的負責人

鮑思高神父增設第二所主日活動中心—聖類思，已有三年的歷史了，因為他自己不能分身兼顧，就選定了三位友好神父輪流負責牧靈工作。在他們領導之下，中心事務日見繁榮起來，造就了不少的青年。所遺憾的是這三位神父都是暫時性的，為了調動頻繁，行政不能同趨一致，就像三個不同的司機同時駕駛着一輛新車似的。鮑思高神父心裏也感覺到有許多不便，於是特別指定彌格修士為活動中心的負責人，由他實際負責：策劃、推動、鞏固，延續聖類思主日青年活動中心的一切事務。

主日大清早，彌格修士便趕到青年中心來，到達的同時就開始了他一天的工作：引導兒童們辦告解，管理運動場上的學生，維持望彌撒的秩序，領唱聖歌誦經文，彌撒後先分送了糖果，接着就要指揮兒童們做各種遊戲。要領導青年們舉行各種活動。這樣直到中午才告一段落，然後回到總部進午餐。

等他下午趕回來時，入門處已經擠滿一片毛絨絨的小頭在鑽動了，孩子們大嚷着要進門來，彌格修士這樣陪伴着他們一塊兒玩，教他們要理，和向他們公佈下主日的節目。

晚課後，帶者疲乏的身體，拖着沉重的腳步，重回到華道角總部。草草用過了晚餐，上床休息，身體雖然疲勞，精神卻感到非常愉快。

彌格修士接管聖類思青年中心初期，每個主日須往返四次，至少要步行十二公里的路程，致使他疲憊不堪；可是他自己從沒有吐過半句怨言。幸好他的同學賈禮祿能有知人之明，曾替他向鮑思高神父訴苦說：

「彌格修士的生命是不能再拖延時日了！假如要他繼續這樣下去，那他只好等死了！」

鮑思高神父聽了怦然心動，立刻尋求補救辦法：他命令彌格修士中午留在聖類思，不必再回總部，同時更命人爲修士安排較爲豐富的午餐。

「坦白的交談」是梵諦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決定的課題之一。可是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到，賈禮祿能夠坦白提供意見，鮑思高神父也能樂意接受，這豈不是證明早在慈幼會初期，已有這種坦白交談的良好習慣了嗎？

三 六年苦學

「兒子雖愚，經書不可不讀。」教徒要升神父，除了品行良好之外，哲學和神學是列爲必修的科目。

盧華彌格模範修士，他的高中畢業成績是令人欽佩；於是鮑思高神父要他開始進修

哲學。

可惜當時教區的修院在形式上早已關閉了。

數年前，受了政潮的愚弄及不良份子的煽惑，總主教會剔除了全部修生的學籍，封閉了修院；可是在院外寄宿的修生，仍可以到修院裏繼續求學。然而繼後不久，因為義奧戰爭的爆發，政府急需大量傷兵醫院，這樣徵收了修院。修院的教授們只有他們的宿舍，而沒有他們授課的教室。

修生人數雖然不多，可是這樣的環境真是不幸。總算修士們求學心切，仍然勤讀。他們上午上二小時的課，下午只有一小時半的聽講時間。

彌格修士在這裏共讀了六年：二年的哲學和四年的神學。他讀哲學的初期，青年中心來的學生，只有他一個人，但到讀神學時已增加了五位：羅格蒂、方振西、賈禮祿、鮑迺迪、和魯奮諾。六年中彌格修士的成績總是十分優異，常居榜首。

他讀書比任何入都用功，也比任何人更得要領。他所作的全部綱要都是用雅潔的拉丁文寫成的：準確、清楚、整齊，充份表現了他天資敏銳，能對課業深入了解。

賈禮祿樞機後來回憶當時的情形說：「考試一到，幾乎每個同學都搶着借閱盧華彌格的筆記綱要，大家都認為讀他的綱要最易收效，甚至他的兩位著名教授—馬勒功和莫理南，在刊印他們的神學名著時，也要參閱彌格的筆記哩！」

彌格修士於週三的晚上要到慈幼會大恩人瑪桑地伯爵家，替他的兒子補習功課。有三個晚上要趕到語言學家畢依樂處研究希臘文和希伯來文，所以沒有幾年的功夫用希臘文和阿拉伯文寫成的古經，他一看就能明白。

他特別愛讀希伯來文，因為它是天主選民的語言文字，所以一有閒暇就研究這種文

字。後來他對人說：「我每次回憶當初如何研究撒羅滿的箴言時，就會得意忘形地朗誦起希伯來文的動詞聯接法和佳辭美句來。當時還有什麼東西可比它更能給我快樂呢。賈禮祿寫小說作樂曲，方振西作詩歌，而我卻陶醉在希伯來文中了。啊，那時候可真是我們的黃金時代！」

巴西略樞機主教是青年中心的一員，對彌格修士最爲了解，他說：「彌格修士爲人和善，愛好讀書，他不但學識豐富而且循規蹈矩，恩威並濟，一想到彌格修士，自然會想到他的道德表現來。罪惡的影子爲他是不存在的。所以學生們對他異常尊重，愛戴和信賴。」

四 羅馬之行

鮑思高神父在青年中心的事業，正如雨後春筍欣欣向榮。教會人士、國家要員，甚至反對神職界最爲激烈的行政院長，都紛紛勸鮑思高神父創立一個合乎時代化的修會，好能繼續發展教育青年的工作。

因此鮑思高神父參考了許多修會的憲章，並溶入了自己的慈幼會會憲初稿，於一八五八年二月十八日，領着隨身書記彌格修士，到羅馬去辦理批准慈幼會會憲事務。

他倆深知事體重大，除了人力之外，還需要天主特殊的恩寵方能成就此事，不虛此行；所以一到羅馬他們就到各處去朝聖。羅馬著名的三百餘處聖地，幾乎都有他們虔誠的足蹟。一方面因爲那時慈幼教育事業是初創，需得別人的參考和印證以鞏固自己的立場；所以凡有什麼教育組織和學投機構，他們也必定去參觀。

鮑思高神父忙於辦理要事，回覆學生信件，和寫作公教叢書。他的「聖母月」一書

於起程時動筆，在羅馬脫稿。至於彌格修士則負責抄寫全部慈幼會會憲：這是十分費神又繁瑣的工作，因為批了又故，改了又批，或是出於自己的意見，或是鑒於別人的提供，包括教宗在內；有時爲了需要就得徹夜不眠。此外彌格修士還要將鮑思高神父的所見所聞所言所行寫成整套的日記。兩個月的功夫，可以說沒有一天安閒。

三月九日，彌格修士伴着鮑思高神父覲見教宗碧岳九世。鮑思高神父以青年中心所出版的全套精裝公教小叢書獻給教宗，教宗見了十分賞納。最難得是青年中心的學生們不僅印刷功夫優良，更裝釘得極爲精美。教宗和顏悅色又十分親切地問鮑思高神父：

「你在青年中心做些什麼？」

「什麼都做，聖父！我開彌撒、講道理、聽告解、教書、煮飯、掃地、洗衣……」鮑思高神父回答到這裏，教宗笑了。

教宗隨即轉身向彌格修士說：「愛子，你是神父嗎？」

「還沒有，聖父：我現在正在讀第三年神學。」

「現在你們研究些什麼論題？」

「聖洗和堅振。」

「噢！這是最容易的。」教宗說着，走進房間取出一盒十五個聖母無原罪聖牌來交給彌格：「這些送給你們的裝釘生。」

教宗又取了個最大的給鮑思高神父，他們跪着收受了禮物。

最後鮑思高神父向教宗提出自己要創立修會的問題。教宗聽後停了一會，便對這件

事提供了自己的意見：

「一個適合時代的修會，你要注意幾個基本問題：一方面要使政府及黨派不能動搖你的修會，另一方面會員彼此間要維持聖統的關係。會憲應該是容易遵守的，修士服裝和祈禱方式不應該是特異的。一位會員在聖教會裏是一個修士，在國家前是一個公民。」

這些寶貴的意見，不啻為慈幼會會憲的精髓。鮑思高神父和彌格修士整整忙了十二天，改的改，刪的刪，抄了又寫，寫了又抄。三月廿一日，他們第二次覲見教宗，並將會憲抄本獻上，請教宗審閱。

教宗花了十五天的工夫，將會憲逐條審閱，並且加以御筆批註。於四月六日，鮑思高神父和彌格修士第三次來覲見時，就交給了他們，要他們送交負責樞機主教審核照准。

彌格修士又要花了一週的時間，重新再抄寫了一次，送交負責聖部審核。創辦慈幼會大工程，總算告了一個設落。在這樁有歷史價值的大事中，彌格修士的功勞永垂不朽。於四月十四日，他伴着鮑思高神父回歸杜林，前後共用了兩個月的時間。

五 盧華神父

一八五九年十月十七日，彌格修士在鐸品的道路上，跨了決定性的一步——領受了五品。第二天又在慈幼會教育巨業上奠定了今後與智育相輔而成的德育機構——訓導部事業。試想尚在求學中的修士，竟做起訓導部總長來，與其說他由鮑思高神父委任這項職務，不如說他自我造就而獲得了這個榮銜，的確他可當之無愧。接着一八六〇年三月廿四日，彌格修士又領受了六品。同年七月廿八日，登上了司鐸的高峯。

可是彌格未升神父之前，發生了一件不是青年中心所能解決的問題：慈幼會那時尙屬初創，未經羅馬聖部批准，彌格修士必須像普通教區司鐸要有定額基金後，才能晉升的；可是彌格修士鮑思高神父都是兩袖清風，連債也償不清，何以來基金。幸好天無絕人之路：有一位在羅馬的伯爵，曾對彌格修士有了極好的印象，答應了鮑思高神父的請求，慨然捐助。彌格修士立刻去信致謝，伯爵卻回信讚美修士說：「彌格修士能於此艱難的時期中，獻身於主，實屬可嘉，一絲微意，不足掛齒。」

晉鐸的前夕，爲了方便，彌格修士宿於鮑思高神父好友某男爵家中。翠日，家僕上樓整理寢室時，發現彌格修士床鋪完整如初，就去對主人說：「彌格修士真該是一位聖人，他整夜不睡，一定是祈禱去了。」男爵回答說：「你們說的我並不奇怪，他是鮑思高神父的門生呀！」

七月卅日，新司鐸在華道角青年中心舉行首祭，他如何虔誠，是不難推測的。後來他的同學謝理道神父說：「盧華神父當時行祭的情形還很清楚地在我眼前，彷彿就是發生在昨天似的：登壇時他神采煥發，下壇分送聖體時，面部表情更有如熾愛天神。」

主日那天，特別舉行了慶祝盧華神父升職典禮，當他出現時，歡聲雷動。簡陋的院舍，裝飾得燦爛輝煌；校內的大小旗幟，一切的號徽都掛了出來，不論屋內或操場，到處都漾溢着快樂的氣氛。

盧華神父服務過的類思青年中心的學生們也來加強了陣容，更增長了拜賀者的興緻。每個學生都是喜氣洋洋，爲了表達心情，雖然貧窮，但也忘不了送禮；最使人注目的是他母親送的鐵床，又最令人感動的他偏不肯接受，他不停默唸着「這床爲我是太舒服，太奢侈了！」最後還是受了鮑思高神父的勸導，鐵床始得搬進盧華神父的寢室。

大彌撒時間到了：盧華主祭，鮑思高襄禮。其時，只有天曉得，他們師徒間，誰的快樂最大了。是十多年來歷盡艱辛，百折不撓，始獲成功了的彌格呢！還是眼見用自己

心血栽培成功的愛徒盧華，從此可以和他共患難的鮑思高神父呢？

那天晚上，闔院開了一個簡短而精緻的慶祝會。每個人都有機會向新司鐸表達自己的心意。盧華神父同甘共苦同學們更是興高采烈：賈禮祿修士在鋼琴旁奏了幾首獨出心裁的大作；方振西修士朗誦了一首天衣無縫的讚美詩。學生代表們各有各的賀詞：青年典型……修士模範……伯鐸第二……若望宗徒再世……新的鮑思高神父……。

盧華神父的母親真是熬不住滿腔熱忱坐在一旁觀望，她欲語無言，心中的感觸真是太多了，這是她四個愛兒中僅存着的一個，今天達到了這樣尊貴的地位！

鮑思高神父則坐在新司鐸的右邊，怡然微笑，好像放下了千斤擔子似的。的確他的青年活動中心，他的慈幼大工程，已經有了保證了。全院員生都充滿了歡樂熱愛的氣氛。

六 慈父回音

在青年活動中心盛況空前的那天晚上，盧筆一神父回到自己的房間休息，瞥見書桌上放着一封信，打開一看，原來就是鮑思高神父的回音。因為盧華神父早在數日前懇求了聖人給他一個忠告，以作他終身服膺的座右銘。書信內容真是光芒萬丈，言簡意賅，字裏行間極度充滿一位先知，宗徒和慈父的精神。信是這樣寫的：

「您比我會更清楚地見到，慈幼會的事業將躍出義大利而建立在世界上的無數角落裏。您要秉承古羅馬人的一貫精神，該有天主耶穌及祂在世的代表那種無限量的仁愛，把普世萬民的渴望和心情收藏在你的心裏！

您要擔負許多工作，承受許多辛苦；因為玫瑰茁壯時，荆棘也跟着長出來了；但您

要知道只有渡過紅海和沙漠的人，方能進入一福地，所以勇敢受苦吧！但於此世，天主仍會賞給我們許多安慰和助佑的。

爲求完成您的使命，我請您好好遵循下列幾條做人方針：模仿聖善的生活；精明審慎的處事；工作救靈深具恆心；順聽聖神默感，不斷堅強抵抗邪魔；依賴天主，至死不渝。」

這確實是一位聖司鐸的生活準則。臨睡前，往日的彌格修士今日的盧華神父，跪在床前，矢誓至死忠誠，只望一日能和慈父平分耕耘的辛勞和共享收穫的安慰。

第五章 校長

一 慈幼先鋒

鮑思高神父自羅馬歸來後，立即遵照碧岳九世的提示，與自己的神子們着手組織了一個修會。他也多次向他們發表自己的意見；可是爲了時局的關係？不敢大事聲張，只在暗中慢步進行着。真想不到一八六二年五月十四日，意爲數多達廿二人的首批慈幼會先鋒隊正式宣誓終身效忠鮑思高神父。

從這富有活力的小細胞逐漸發育長成了今日碩壯的慈幼大工程，不過這一切的奇蹟，遠在創會之初，鮑思高神父便瞭若掌指了。

一年後，即於一八六三年夏初，鮑思高神父向會友們報告了嘉撒來教區主教請他代辦梅拉培祿鎮小修院的事，該校爲了政治風潮早已停辦了。鮑思高神父認爲展開初步工作的時機已成熟了，他就這樣開始着手接辦該校的一切事務。

「可是目前有個正待解決的大問題。」鮑思高神父向負責人盧華神父和另外五位參與工作的修士說：「在該修院任職的教師，必須具有合法師資的名銜。恰好今年九月，教育部爲了彌補教師的欠缺，頒佈了一道師資特殊考試制命令。這千載難逢的良機，豈不是天主上智的特意安排！現在我問你們是否願意準備應試？你們要知道，這項工作是要求你們犧牲假日的休息時間的！」

「神父，我們願意準備應試。」盧華神父和五位修士不約而同地答應說：「今年沒有假期……我們都樂意接受。」五位修士剛結束了一年的神學課程，早已是精疲力盡；可是爲了要使鮑思高神父愉快，雖在炎熱的夏天，也樂意接受這個分外的工作。

不必說盧華神父是第一個埋頭苦幹的人，其他五位修士也因他的表現而效法他去努力工作。

修士們應試的成績個個都非常滿意，尤其是盧華神父，他的成績至為優異。他所選的是地理科，考試官要他略述巴勒斯坦地勢，這正巧迎合了他的口味；真是起承轉合，精彩無比，他口若懸河，聲如連珠，一口氣答完了他的論題。那位主考官雖身為博士，也不得不大加讚賞：「盧華神父真是個飽學的年輕司鐸！鮑思高神父可以讓他到大學去當教授了！」

二 慈父誥誡

一八六三年十月廿日，梅拉培祿鎮新校經過幾個月的修葺工程，終於正式開課了。盧華是慈幼會第一位神父，以他非凡的聖德，淵博的學識，新校校長當然非他莫屬了。校長以下各部門的負責人員都是一些年青的修士：事務、訓導、教務各部主任一人，輔導員二人。此外鮑思高神父還從杜林華道角母校遣派了一批最優秀的學生轉入該校，以協助領導新生事宜。我們須知道，這批年約二十來歲的修士們，除了要繼續他們的神學外，還要擔任教授，負責主管各部門的一切工作，於今日來說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盧華神父赴任時，鮑思高神父贈送了他四頁親筆留言，分別寫着幾條教訓。盧華神父視為無價之寶，把它鑲在玻璃框內，放在辦公桌上，以作自己一生敬主愛人的金科玉律。

這些教訓簡直全部都是鮑思高神父的肺腑之言，他對盧華神父諄諄誥誡，指示他怎樣為自己、待會友、對學生，並說明了一切注意的事項。我們且看它的小引：「神子，請你接受我由衷寫給你的教訓，當作慈父疼愛兒子的證據吧！我切願你諸事成功，救得

許多青年的靈魂。」下面就是這些教訓中的精華：

一、爲自己「萬事勿亂於心」，這是聖師德肋撒的名言，是做事成功先決條件。「飲食有度，作息有時」會祖知道盧華神父食少事繁，徹夜不寐，要他食量勿加限制，睡眠至少六小時，這樣才能保持健康，精神煥發。「每日善行默禱，多拜聖體」，這是爲神修不可或缺少的條件

二、待會友：「盡量供給教師們一切需要，重視他們的工作，體貼他們的勞苦。他們患病，常去探訪，請人代課。和他們作個別或集體的交談。注意他們的法？如不滿意，加以改善。」

三、對學生「對青年們第一要有愛德，設法規過勸善。如發覺有些青年品行不端，可能危害大眾，必須積極加以防範。」

三 典型校長

耶穌派遣去開教的十二位宗徒，盡是一批上了年紀的人；可是鮑思高神父派遣去開辦學校的第一批人，卻都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修士。宗徒們個個爲主致命而建立了教會；鮑思高神父的那六位神子則致力於靈魂工作而奠定了慈幼會的良好基礎。

盧華神父上任不久，突然接到一封教育廳長的來信，請他到蘇沙國立中學去任教。工作不多，職位很高，而且酬資又好，這是盧華神父出風頭的機會；可是他寧願犧牲那個地位，而專心辦理他的學校。因着他的熱心，他的認真，這所新校漸漸變成了最符合會祖理想的第二座學校。鮑思高神父也不斷地協助他處理學校的一切事務。

會有人將慈幼會學校校長一檯三用的事實傳為佳話；聖堂的講道檯，教室的講書檯，辦公室的寫字檯。這話並不是慈幼會的經濟拮据，而是說明校長萬事亨通。

且看盧華神父不停地講道：每主日的上下午道理，月省道理，瞻禮前的三日或九日敬禮道理。每天晚課後的道理。聖母月的每日道理……全是他一手兼任。此外聽全校告解的神父當然也是他。

照鮑思高神父的意思是：教室的講書檯應該是聖堂的講道檯，那就是說：教書就是等於講道，無論教什麼：國文、英數、史地、理化，甚至音樂、體育，都要趁機加插一兩句能鼓勵學生們行善避惡的話。

四 附耳低語

網魚和釣魚是捕魚不同的方法，講道理好比網魚，附耳低語猶如釣魚。一個慈幼會士除了常常要講道理外，更要注意這種附耳低語的工作，它的地點是運動場，時間是在學生遊戲的時候。

鮑思高神父給盧華神父的教訓中對這事特別提出指明：「會友們要盡量同學生一起遊戲，針對他們個別需要，趁機利用簡短而有效的細語來教訓他們，這是博得青年心靈的法寶。」

盧華神父在一八六三年上任期間，給我們留下了一本寶貴的親筆手冊，上面寫着一條條，學生在運動場中遊戲期間，會友們要常用的「附耳低語」的話。這些話認不啻為一顆顆的火花，直滲入於學生們的心靈深處。以下就是他常用的法寶：

「我看，你正好是做事的年齡了，你要多加珍重！」

「我想送你一件禮物；你想要什麼？……不過我們大家先得商量一下，你要給我爭取最高分數！」

「請送我一件東西。……什麼東西？……你的腦袋，這樣好能將他獻給天主！」

「會友們要盡量同學

「你願意我們要好嗎？……當然。……那末，我請你：明天不要發脾氣……或說：明天你要善盡本份：學業一百分，作業統統要作妥！」

「你希望我們在什麼時候吃一餐點心？……什麼時候也可以。……但是你要知道，我的意思是說：精神上的點心。……好！……那麼，請你預備：某月某日，你要辦個總告解：我要來幫你忙，願我們大家都向天主結清債務。」

「請你幫助我，我有件要事正待解決：我要徹底粉碎魔鬼的鎖鍊。請你也幫助我，好能使許多人也採取同樣的立場。」

「你要好好地渡過這月份，屢次一領聖體……假如你還想再好一些；那麼，請你去找個好朋友鼓勵你行善，若是找不到，至少也要找個頑皮的朋友，這樣以你的善表，鼓勵他行善，阻止他行惡。」

「請你在這九日敬禮中，每天要看幾段好故事，然後講給別人聽。」

五 刻苦有加

盧華神父身材瘦削，健康欠佳，年輕時曾有夭折之虞。如今更加上了他勞不謀夕的工作，越使他老態龍鍾。鮑思高神父也常叮囑他每天要有六小時的睡眠；可是他經常工作到午夜，有時竟到天明。

在學校對面住着一位慈幼會的贊助員，他看見了這種情況就告訴了鮑思高神父。鮑思高神父立即就向盧華神父提詢事實的真相，可是盧華神父回答說：「工作太繁忙，掛慮太多，我不得不如此。」鮑思高神父只有禁止他私下在飲食上作任何刻苦；盧華神父只好在別的事上，另找其他補贖方法了。

一八六四年六月，學校舉行期末大考，爲了要表示隆重，盧華神父請得了兩位教授到校監考。正巧這天杜朗道司鐸也因事來校，校中客房不敷應用，盧華校長立即將自己的寢室讓出來給杜朗道神父。可是盧華神父爲了一時的倉促竟將自己的被單遺留在床上，直到晚課後才回來取出。

杜朗道神父早已明知他的來意，可是故意佯作不知問道：

「可敬的盧華校長，你是不是有什麼心事？我看你好像有些掛慮似的。」

盧華神父眼巴巴地望着那張床鋪，尷尬不堪地說：

「我留下了一件東西。」

「什麼東西？」

「一件……」

「大件還是小件？」

「相當大的一件。」

「究竟是件什麼東西？」

盧華神父只是沉默不語。

杜朗道神父說：

「我早已知道你的來意了。請放心！那件東西並沒有遺失，我已經把它好好地放在那邊了。」設着便指給他看。

原來校長念念不忘的是一條長而粗的硬板，他常把它放在草褥褥和被單中間，以作克己用的。杜朗道繼續說：

「敬愛的盧華校長！你不該這樣作吧！你得到鮑思高神父的同意了嗎？」

盧華神父難以為情地答說：

「你以為鮑思高神父會知道嗎？可是你也千萬別相信我會常常這樣作。」

由這兩件事實，我們可以知道，盧華神父怎樣地克己苦身。他不但以言語和善表來領導自己的同仁，而且特別利用祈禱和補贖的功夫來灌溉自己的工作。

六 愛的教育

鮑思高神父的教育法真是千頭萬緒，但一言以蔽之只不過是一個「愛」字吧了。

盧華神父任職校長僅有兩年，雖然他將鮑思高神父的教育法已徹底加以實行；所以他能在短短的時間，奠定了該校鞏固的基礎，正如他的繼任校長所說的：「他兩年所作的工作，我十年也趕不上。」

盧華神父所用的「愛的教育」成效很大；當然這也並不是說，他的學生全是品學兼優的。有幾次神父曾謹慎恐懼，心痛欲裂地開除了幾個學生；不過他總不會忘記對這些不幸的人，作有益的教訓及禮貌的話別，希望他們將來能藉此心裏留下慚悔的印象而改過自新。

方振西司鐸有一天到孟非拉道的一所中學去主理考試事務，恰巧遇着一位病重在床的教員。大家作了介紹後，病人委託方司鐸向盧華神父告知他本人中學時代的一段不幸的史事，他說：

「四十五年前，我在梅拉培祿讀中學，因為我的行為不檢，讓那位校長神父真難堪。那時候我雖然很年輕，但也明白自己實在不對。那位善良的校長想盡了方法，使我改過遷善，無奈當時我執迷不悟，校長只好把我開除了。

還記得我離校的那天，在校長的關切話別下，我不但若無其事，竟然還表現了無理的態度。可是我剛踏出了校門，就號啕大哭起來，返家後又做了幾件不法之事；但是仁慈的天主總沒有捨棄了我，開了我的神目，使我痛改前非，教我重新回到祂的仁慈懷抱。

大學畢業後，我成家立業，妥教兒女，善領聖事，並按我的能力樂捐好施，不指望回報。深信天主賞賜我的特恩，應歸功於那位曾為我代禱和補贖的校長神父；是他的懿

行啓發了我悔改，是他救了我……」說到這裡，那年逾六旬的老人

竟然兩淚涔涔，泣不成聲。稍後他講方振西神父回到杜林總部時，將此事轉知盧華神父，並且保證說：「我已改過前非，做好教友了！」

方神父歸返總部後，告知了盧華神父。盧華神父聲言這件事對他來說是記憶猶新，不過他犯的過失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而且神父不禁歡呼：「啊，這是多麼美好的喜訊！這實在太安慰我的心了。多謝天主，我早已忘記了他的過錯。現在我更明白，只要深信天主的仁慈，沒有救不了的罪人。」

第六章 副總會長

一 委任狀書

「盧華神父，請你當下回到杜林來！」這句簡單的話就是盧華神父榮升副會長的委任狀書。

一九八五年的十月初，當盧華神父正在積極準備着第三年度校政事務時，鮑思高神父特地自杜林派了一位神父傳達這項命令。盧華神父不問理由，毫不猶豫，收拾了日課經，裹了幾件衣服，當晚就趕回杜林總部去聽候分發。

原來，鮑思高神父目前急需要盧華神父來作他的助手。

慈幼會初期，人手頗感不足，華道角母校校長兼任總會長。原任事務長因病退休，不得不找盧華神父入補。

這時總部各部門進展情形，真有一日千里之勢：學生數目劇增：中學部、工專部、木工、剪裁、排字、印刷、裝訂先後成立。這一切都需要一位辦事精明的事務長，以組織、調節、稽察各部門的工作。

此外，鮑思高神父已着手興建「進教之佑」大殿的偉大工程，他整日要東奔西跑，忙於籌募，那有餘力和時間去管理學校事務？

還有，爲了前任事務長的多病，校紀多有廢弛之處，正等待着重整。這一切若非有盧華神父的沉默寡言，態度肅穆，作事鎮定，是不能對這許多問題應付自如的。

二 日理萬機

如將總會長比喻成工程師，副總會長則猶如監工。工程師計劃原則，決定方案；監工則負責執行實施。鮑思高神父的辦公室裡塞滿了整個慈幼會的檔案，桌上堆滿了永無休止的批准待辦事件。盧華神父要用智慧的眼睛，靈活的手腕，面對現實，恩威兼施，將一切惡辣的，不受歡迎的部份，全部放在自己身上，而讓鮑思高神父坐享其成。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只有盧華神父的忍耐和忘我的精神，才能應付得來。他每天於百忙中，至少要到各部門巡視一次，以作他們的工作的鼓勵和默默的支持。盧華神父每次都是準時到集會場所聽取有關人們的報告，一發覺有什麼差池，即時加以安撫。

然後他最主要的工作還是指導會友和教師。鮑思高神父一旦發現甚麼不妥，或是聽到一些不對的事，立刻用便條方式通知盧華神父代為處理。以下便是較為重要的幾條：

令會友遵守靜默：盧華神父：請你通知會友們，在晚課後直到次日早餐這段期間，遵守靜默。絕對不許講話，不論高談、或是細語，均在禁例。

處理難以爲情的事件：請你通知某某神父，叫他別罰學生站在門口。……我聽說那個學生，不唸經，不工作，好玩，愛虛渡光陰，常私自外出，又濫用金錢……你看看該怎麼辦。……我在操場上看見了一個（或是另一個）本來不應該叫他們回校的學生：爲什麼還讓他們回來？

提供晚課後教訓意見：下週星期一至星期五，爲工專生所選定的逐日神學課程是：不可空閒無事。杜絕壞朋友。不說邪言穢語。戒立壞榜樣。準備辦總告解。……

到恩人處募捐事項：此後你每月，或每兩個月要寫信給所有的恩人們，對大家說：

鮑思高神父現在不在家；他急需錢用：請你們廣伸同情之手，來救助貧苦的學生們，下週內，他會親自到貴府來領受你們的隆恩盛情。對於你們的恩惠他將真永遠感激不盡。

代理信札所託事件：麻煩盧華神父處理這件事。盧華神父，請你隨意安排吧！……
盧華神父，請你細閱，然後令有關人士滿意！

三 活的會規

盧華神父知道，藉着會祖的名譽，以會祖的意志，在會友間建立精神連繫與感情交融，以便會祖的命令易於實現，會友們樂於服從，那除非他自己本人身體力行以作示範，並豎起以身作則的精神是不行的。所以他立定主意並徹底遵守會規的一切大情小節，絕不鬆懈。會友們稱他為「活的會規」這並不是言過其辭的：

當時有些會友們認為在晚課後嚴守靜默是一項無關緊要的規定，因此有些人交頭接耳，有些人竟高談闊論。盧華神父實行了苦肉妙計而中止了這個不良的風氣。

他在晚上十點的時候，經常要巡視闔院一遭，只要一見運動場上或走廊上有閒談的會友們，他就從容地走上前去，高舉着念珠請大伙兒同他一起唸十五端玫瑰經。這真苦死了那些會友們，可是又不便拒絕，這樣一來沒有多久，晚上在外面閒談的人漸漸絕跡了。至於那些在房間中閒談的人，盧華神父也有他的一套辦法來革除，至於那些不閒談而騷擾別人的人，他也給予適當的教訓。

年輕而富有音樂天才的杜禮安，曾向人陳述自己的一段事跡，他說：

有一天晚上已經是三更半夜，我在圖書館裏，關着門練習我的小提琴演奏曲。突然

聽到了外面有人敲門。

「也許有人認錯了門吧！」我這樣想着，還是繼續拉我的小提琴。可是，再度聽到敲門聲，而且比第一次敲得更重。我走過去開門，一眼看見盧華神父站在我面前，他劈頭就問：

「是你嗎？拉得一手好提琴！」

「不錯，」小提琴家說，因為夜深時分，在這樣的地方被人發現，而覺萬分尷尬。

「好！那麼請你繼續你的音樂練習吧！」

當杜禮安練習完了之後。

「真奇怪」盧華神父說，「在門外聽起來每個人都會認為裏面有兩個人在合奏。」

「神父，我是拉雙絃練習的。」

「那麼，我想再試聽一下」

於是小提琴家重演了他的絕技。

「真妙！妙極了！」盧華大為讚揚說，「可是我似乎聽到……感到……像是有笛聲似的。」

「盧華神父，那當然。這是為了諧音作用，祇要用指尖，在絃上輕輕一摸，便會收到了這個美妙的效果。你不信，請聽。！」

「真的一點兒不錯，確是這樣；不過我認為，深更半夜還不睡覺，為你是不利的，

我怕你會生病。假如你白天的工作太繁重而需要幫助的話，我們應當替你解決。但是你要記住，晚上是用來睡眠的；別忘了呀，你知道嗎？」

盧華神父說完就離開了，祇讓他一人留在那裏。

嗣後，杜禮安領會了盧華神父的用意，並決定此後再也不在夜深時分習奏小提琴了。

四 任勞任怨

盧華神父自接任以來，小心翼翼，辦事認真，不論在那一方面都有相當的成就，可是他那嚴肅的態度，卻使人感到難以相處，讓人望而生畏。

有一位神父和盧華神父共同處理學校事務，盧華神父不滿意那位神父盡穢的態度。他爲了職責所關，有一天，很有禮貌地對他做了一項提示，可是這件事竟使盧華神父蒙受了一場公開的責難，不過他始終沒有說過一句自我辯護的話。過了幾天後，盧華神父親自來到那位神父的住所，敲門求見，並謙虛地將有關事務請求他指示。那位神父被他善良的態度感動了，覺得十分慚愧，於是不但向盧華神父道歉，並且還聲言一切錯失都是他粗心大意的行動所導致的。

棘手的事務除了切守會規並和會友來往之外，盧華神父有件最感頭痛的事，那就是——債務，尤其在慈幼會初興之時，百事待辦，債臺高築。盧華一神父任勞任怨，不知解決了多少棘手的問題。

鮑思高神父逝世後，不知有多少次，盧華神父親口爲有關鮑思高神父冊封爲聖人的問題作證說：

我爲了要支付許多債務而感到煩惱，最後不得不到鮑思高神父那里去求援。他照例沒有一點兒心煩意亂的跡象？總是含笑着對我說：「唉！信德不足的人！你別擔心，天主一定會幫助我們的。」

「一八六七年的一天，鮑思高神父要付給徵款人三百義元。也許是因爲接收通知書的人很健忘，或是很容易分心，沒有把逾期沒收的處分放在心上，直到截止日的那天早上，身爲事務長的我才及時知道。我一時無法支付，只好來到鮑思高神父面前，可是他也和我一樣身無分文；同時正巧在那天早上，鮑思高神父因事要出門。他以極度信賴天主的心安慰我說：『你回到你的辦公室去，然後叫那個負責交款的人來，讓他在你的辦公室裏等着。自會有天主來照顧一切。』

時鐘剛指着九點，有個名叫柯真諦的先生來看望鮑思高神父，並對他說：『鮑思高神父，我們收回了一筆債款，假如神父不嫌棄，我們想分一部份給你。』鮑思高神父立即回答說：『我們絕對不敢嫌棄，而且我們要致萬分的謝意。目前我們正是身無分文，但今天早上，碰巧有筆債務，幸好數目並不大，祇是三百元。』『這正是我們要協助你的數目。』『你真是天主帶給我們的救星！請你把它轉交給盧華神父吧！不知他怎麼樣焦急地等待着它呢！』

柯先生來到了盧華神父的辦公室，聽了他的陳述，感動得流了不少同情的淚。

我就立刻將款項交給那個站在旁邊等待的人，要他送交有關人員。當待命人回來覆命時對我說：那位負責徵債的辦事人員，已經決定了沒收財產以抵償欠繳的款，可是命令還沒有頒發而債款及時交到，所以他才撤銷了成命。

五 「盧神父不該死」

慈幼會總部在當時，也許是工作過度，也許是天主聖意，不上幾年已有兩位年輕力壯的神父相繼去世，前任事務長也病倒了。盧華神父的身體原是格外孱弱，再加上接二連三的各種重要事務，弄得他筋疲力竭，終於也倒臥在床上。

早在六月間，他已經每晚不能有四小時的睡眠，逐漸地更無法再支持下去了。七月的一天早上。盧華神父由一位朋友陪伴着因事出門，當他踏出大門時，便暈倒了。會友們將他送進屋裏才慢慢甦醒，稍有起色；可是事實證明，他也不久人世了；幾天後，自醫師們的診斷是患急性腹膜炎。最使人着急的是，那幾天裏鮑思高神父正好不在家。

過了幾天，鮑思高神父回來了。他一進門，司閻的就向他述明一切經過並且催他快到療養室去。可是鮑思高神父毫無表示，並且一直走向祭衣所，聽告解去了。再拖延到進晚餐的時間，他依然若無其事。「我早知道盧華神父無恙。」嗣後他慢吞吞地說：「除非有我的准許，他不能這樣就死去。」直到入夜以後，他才向療養室門口走去。

「啊，鮑思高神父！」盧華神父喊說，「假如這是我生命中的最後時刻，請不要對我隱瞞；我已準備好了。」

「敬愛的盧華神父！」鮑思高神父說：「你自己也很明白，我還不願意你離開這個世界；還有許多重要的事正在等待你去辦理呢！」說着，他祝福了盧華神父便轉身離去了。

醫師們認為病人早已毫無好轉的希望了；可是第二天早上，鮑思高神父當眾對他們說：「也許他的病勢還要比你們所想象的更為嚴重；可是無論如何，盧華神父總是應該康復的；他在我身邊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說完後，鮑思高神父轉身瞥見桌子上放着的臨終聖油，他不禁責怪起來：「這是誰出的主意？缺乏信德的人！」隨後轉向盧華說：

「你聽着我要給你保證，正如你目前一樣，即使有人將你拋出窗外，你也不會死的！」

後來事實證明，過了幾天後，盧華神父脫離了死亡關頭。這正是鮑思高神父的祝福和整個學校的祈禱，所換回來的聖蹟。

三週後，盧華神父走出了療養室。走廊下鋪着一張血紅的地毯，上面放着一張沙發椅，在校際銀樂聲中，學生的鼓掌歡呼裏，盧華神父步上了座位。學生們會友們都向他表達了他們的熱情，並許下日後更要忠於他的教訓和指示。

第七章 初學導師

一 清會工作

一八六九年，慈幼會歷史開始了它新紀元的第一篇。首先，慈幼會會憲經過十一年無數次的研究、討論、修正後，修會得以正式批准成立了。會友們的人數有：終身獻主的修士廿六位。暫願修士卅三位。初學生卅一位。

這麼多的初學生，當然給鮑思高神父帶來了無限的安慰，這是天主降福的顯明記號，可是跟着慈幼會的批准，使它面臨了兩個大問題—初學院和初學導師。

鮑思高神父知道，一個修會須具有哲學教授和初學導師：一個負責教育思想，一個負責教育道德。兩者相比較，道德工作遠比思想的功夫更為重要。一個沒有頭腦而有道德的修道人，總不失為一個善良的修士。所以初學導師就是一個修會的生命，一個修會的好壞，初學導師直接間接都有着很大的關係。

一八六八年的某夜，鮑思高神父作了個奇夢，這夢足以顯示慈幼會迅速發展後，會員們呈現了兩種不同的份子：聖善的和腐化的，而廓清工作正是盧華神父的使命。

鮑思高神父夢見在華納第屋旁正在長着一株茂盛的葡萄樹，霎時間，它的枝葉已將整個場地都蓋滿了。他和他的神子們正在觀賞這些飽滿的，烏溜溜的葡萄，一串串地掛在蔓延着的藤鬚上。然而最奇怪的是，同樣的一株葡萄樹竟結出了不同味的葡萄來，有些是酸澀的腐爛的，無法食用。賈禮祿神父控制不住食慾，順手摘下來吃，可是一經入口馬上吐了出來，他大聲叫道：「呸！連餵豬都不行！」

這時一位高貴的人物出現了，他手裏拿着一枝竹竿，指着那些爛腐的葡萄對賈神父說：「你已經看見了，知道了，爲什麼還要讓他佔了地方？快拿這枝竹竿把那些爛葡萄打下來吧！」賈神父立刻不悅地後退說：「我不能」。竹竿又轉遞給方振西神父，方神父一試，覺得有些效果，可是這工作使他大感不快。最後那枝竹竿被轉遞給盧華神父，他也暫爲猶豫。這時鮑思高神父深深地注視了他一眼。盧華神父勉強雙手叉胸，表示絕對從命之意。然而自言自語地說道：「真是無奈何了！」隨後接了竹竿將那些腐爛的壞葡萄串串地打下來。

盧華神父自一八七五年起整整有六年的功夫，一直是擔任着這重要的廓清使命。他本人經常是付出了最高度的熱情，最豐盛的心血去執行任務。每週四晚上，他必定招呼初學生們集會訓話。初學生們的日常作息都受着他的提攜指導，並且確切地實行。每月兩次要召集他們來作個別的交談，以便解決他們的一切問題。

二 新奇的初學院

慈幼會的初學院在那時富有奇異的形式，恐怕是有史以來絕無僅有的，連慈幼會往後也許未曾再會發生。初學生除了一段考驗時期外，什麼也沒有，甚至連院址也不存在。

鮑思高神父面對着許多使青年陷入罪惡喪失靈魂的危險，而苦於能搶救他們的人大感不足；所以他最渴望的是加速訓練大批教育青年的人才，從事有關的各項工作。他爲了這事曾獲得教宗碧岳九世的特許：他的初學生不必在一所指定的初學院裏住，只要在年餘的時間內，於慈幼會學校極度進展中，渡他們的初學生活便算合格。

一個有志青年要進這個新奇的初學院，形式上極爲簡單：無論是那一天晚上，經常在公唸晚課後，鮑思高神父會任意召喚一個還在讀高中的學生來（當然事前，鮑思高神

父早已留意過那學生) 對他說：

「你有意和我簽訂一項合同嗎？」

「你要合我簽合同？」

「不錯，只要你樂意對我說：『我願意常和鮑思高在一起，協助他工作。』」

「我決不說一個『不』字。老實說，我在早些一日子裏也曾想過這個問題；可是我還沒有機會發表我的意見。」

「既然如此，那麼，請你到盧華神父那裏去！向他提及這個『合同』的問題，他自然會為你安排一切了。」

嗣後，即在一週之間，所謂「初學院」或是「備修院」就這樣開始了。假如青年志士需要作個會客室的個別交談，這也只不過多一個手續吧了。

此後盧華神父照他的心志，研究他為慈幼修士生活是否具備了必需的條件，作了綜合的評論之後，認為合格的，就准他穿上修士聖袍，加上一件短衣，這樣被選的就算為加入了慈幼會的大家庭，也就和那些「願同鮑思高神父一起」的人共結為兄弟了。可是「初學院」或「修會」這些名詞從沒有在那裏聽說過：因為這些話在當日會使人聽而生畏。

巴伯里神父是繼任的初學導師，他曾說：「當鮑思高神父對我們提議加入他的工作隊時，從沒有向我們說過這是一個修會。使我們不覺間，也可以說是違反了我們的原意，而走到了目的地。這真是我們的大造化，要不然我們一個個早就嚇跑了。」

初學時期，大家在不知不覺間過着學校性的共同生活：每天要作一次半小時的默

想。讀一段聖書。每星期四晚聽一次盧華神父的教訓，聽從他的指正，任他塑型和薰陶。此外，因為修生們在一般學生面前總有些地位，所以他們隨時會被調派校中一切負責或處理臨時差事：像主日天教道理，管理自修或寢室，為程度較差的學生補習，教導低年級學生音樂初步，或上幾節夜校課程……直到有一天，盧華神父認為某一個人堪作鮑思高神父的神子了，就通知他在週日內要與某某同學一起，在鮑思高神父面前矢發初步聖願。用這簡單隆重的禮儀，作為這個新奇的初學時期之結束。

三 盧華神父先開拓

魏賓仰神父是從教區轉入慈幼會的，他也是盧華神父的初學生。我們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知道，盧華神父培植慈幼會未來接班人的一般情況，同時也可以看到完成初學教育的最後工作，還是鮑思高神父自己着手的。以下便是魏神父的記錄：

在初學年中，最使我不能忘懷的是，主白天盧華神父派我到青年中心去教授要理一事。我被派定的要理班，是由初一年級一百二十名學生組合而成，擠在一間教室裏面，一眼望去都是密密麻麻的人頭。

第一天，我把第一課要理按照修院中所學得的方式預備了：讀要理的重要，讀要理的益處，要怎樣去讀。唸完經，我開始講話，但是我馬上就發現在教室中全部是陌生面孔，同時他們又缺乏聽道理的習慣。教室裏很快地掀起了一片唧唧喳喳的聲音，甚至有些學生旁若無人地高談闊論，幾分鐘後喧嘩之聲竟將我微弱的聲音淹沒了，像被潮水覆蓋着我毫無辦法再講下去。在一陣陣的騷動中，也有幾個同情我的學生，不過也只用奇怪的神情打量看我，隨後仍然此起彼落一片噪雜。我已力竭聲嘶，只好硬住性子急着等下課。

最後下課鐘畢竟響了！我唸過經，懷着滿腔的悶氣，跨出那間討厭的教室。我深深地感覺到在學生們的眼睛裏，面孔上，已刻下了一種對我同情而憐憫的表情。

我就將我第一次所遭遇的慘敗情形向盧華神父訴苦；可是他照例只對我微笑。他鼓勵我說：「你不必見怪！無論誰第一次都會遭遇同樣的命運。因為你不認識，所以不能控制環境；可是下一次，我認為當會更好一些。」

「盧華神父，環境我是控制過了，它也控制過了我，相信沒有什麼好轉的希望了。學生確實太多了，而且又是全部新來的；你知道我肺力不夠堅強，個性卻是挺得住的；可是經驗則不足……」

「朋友！下個主日你再來試試看吧！無論如何你一定能看到較好一些的局面，我們也會來幫你的忙。不過你最好準備一兩個好聽的故事，這樣可以引起他們的興趣。」

下主日，我照盧華神父的提示去做，開始講我所預備了的故事，可是也沒有辦法講完。不過總比上次好得多了；可是在遠處的學生，也許因為聽不見我的話，他們仍然竊竊私語，堵塞了我的聲音，這一次可把我澈底地打敗了。

我自言自語說：「怎麼，難道我要進一個專門教育青年人的修會，卻連道理也不會教？長此下去，怎麼得了」

那時，盧華神父再度鼓勵我，而且給我保證，他說：這種艱難在經過訓練之後有了經驗，或是面對一班較有紀律的學生時，便會自動消除了。

四 鮑思高神父來完成

魏神父的日記繼續載着：

……可是我的痛苦一直無法消除。我終於跑到鮑思高神父面前，將我兩次慘敗的情形，一五一十的講給他聽，而且向他請示，我是否還具有為做慈幼會會士所必需的條件，諸如：給青年們教道理，上課，教書……。鮑思高神父微笑着對我說：「怎麼！你對着僅有一百二十個學生的班級，竟會有這樣的疑懼？他們原是多麼願意，多麼歡迎聽你講的；一切問題的中心祇在你和他們之間缺乏互相了解罷了。」

「我要怎麼做，才會了解他們，他們也會了解我呢？」

「要同他們在一起，親切地對待他們，把你自己當做他們中的一員就行。」

「在什麼地方，我可以同他們在一起？我生來不會運動，不會跑，不會跳，不會笑，我的孱弱使我力不從心。」

「好，那麼，請你到抽水機邊去吧！在早餐時間，你可以在那兒找到許多青年人，他們到那裏去喝水，同時會在那裏談讀書上課的問題和遊戲以及一切的事情。你也加入他們的談話，做他們的朋友，這樣你就可以獲得順利成功了。」

……次日早餐前，我拖着失意的腳步，半信半疑地走到了那個抽水機邊……鮑思高神父指示給我的進軍地。也可以說是我的「雅各伯井」，我慢慢溜達着，兩眼不停地巡視着，看是否真的會有什麼奇蹟出現。

早餐時間到了，突然看見一羣羣的青少年，個個手裏揮動着麵包，衝到我的崗位上來：有的喝着水，有的吃着麵包，有的談論看他們的功課，習作，操動分數，有的講着

習作上的困難，有的甚至從容地談自己的志願，自己的聖召……。

我趁機加入他們的談話，問他們本日的功課，探詢他們誰能在那一科目上較有把握，甚至我更進一步問他們有關要理的問題。那時我看見在我身邊，漸漸擁上一羣頑皮的學生來，他們爭先恐後地和我交談，萬想不到，在教室裏使我大傷腦筋的就是這些一人。我和他們混熟了，就問他們為什麼上主日要理時，會有那麼噪，他們答覆有很多，不過綜合起來，還是因為我們彼此之間缺乏相互瞭解。

此後連續幾個星期我每天早上，都守在我那特別的工作崗位上，經常看見他們從容地走近我來。那時我才明白正如鮑思高神父對我所說的：「他們原是多麼願意，多麼歡迎聽你講的！」

第八章 代理總會長

一 鮑思高神父的右臂

一八八四年的某天，鮑思高神父收到了一封由杜林主教寫來的雙掛號信。信中傳來由羅馬教宗良十三世的主任秘書下達命令，轉知年老多病的鮑思高神父，使他可以指定盧華神父為代總會長，並於會祖逝世後，繼承他的職位。消息一傳出，即受了全體會員一致歡迎和擁護。盧華神父和鮑思高神父並肩工作已有三十餘年的歷史，而從此他就是鮑思高的右臂了。

二 同心協力工作

鮑思高神父對盧華神父的信任簡直是無以復加：無論內外諸事，大情小節，沒有一樣不通知他，叫他辦理，甚至行善也要令他去做，而盧華神父又是絕對的服從。

有一天，一個婦人哭哭啼啼地手牽着一個孩子來見鮑思高神父，說她有個兒子，病重垂危，醫生已絕望，只有幾天的壽命了。鮑思高神父的書記通知了會祖，會祖深表同情；可是爲了工作的關係，無法分身他去，就命書記告訴盧華神父，請他以聖母進教之佑祝福病人。

果然，一經盧華神父祝福，那孩子立刻痊癒了。

在場的人都將這個靈蹟歸功於鮑思高神父，他們認爲這是盧華神父代鮑思高神父顯

示的，主使者是鮑思高神父，那當然靈蹟是屬於他。可是數年後，當盧華神父的聖德與會祖的聖德同開並茂時，會友們就記起了鮑思高神父曾說過的那句話：「假如盧華神父願意，他就會顯靈蹟。」

三 覲見教宗

一八八七年五月十四日，鮑思高神父親手籌建的第二座墓殿—羅馬耶穌聖心大堂舉行了落成典禮。盧華神父伴着鮑思高神父，自杜林趕來參加慶典。

當天晚上教宗良十三世親為鮑思高神父設宴洗塵。教宗對他真是愛護備至，無以復加。盧華神父也被召見，教宗一見到他，內心洋溢着無限快樂，對他說：

「你就是盧華神父，慈幼會代總會長嗎？真好！真好！我聽說，你自小就由鮑思高神父親手撫育長大的。好，繼續努力，繼續你們的工作，你們要維護你們會祖的精神！」

「是的，聖父！」盧華神父回答，「我們希望藉着你的祝福，能夠畢生努力，效忠我們自小就負起了的責任。」

嗣後書記代表陳述慈幼會的工作概況。鮑思高神父自覺對自己會友們的工作，無需再進一步的說明了，不過順便祇加了一句「不必過度」的話。

「那當然，」教宗說，「一切都不該過度；身體也需要適當的休息。」

「聖父，」盧華神父插嘴道，「這一點，我們每個人都準備着徹底服從；可是聖父要知道，唯一不聽命的人，就是鮑思高神父自己本人了……」

教宗聽後也笑了。

遠在一八五八年間，盧華神父曾伴着鮑思高神父到過羅馬一次。那時他不過是一個還在讀着神學的修士。想不到事隔三十餘年後，竟是他伴着鮑思高神父來到羅馬，這是他們有生以來最後一次覲見教宗了。人雖依舊，可是情形不同了。

當日鮑思高神父是無親無友，孑然一身，爲了要創立慈幼會，幾致絕望；可是如今羅馬人夾道歡迎：修會團體、教區代表、社會團體、聖職人員……真是萬人空巷，每個人都以一睹聖容爲快。盧華神父當日還是個修士，可是如今卻是慈幼會代總會長，鮑思高神父未來的繼承人了。

四 痛失慈父

一八八八年一月廿九日，鮑思高神父開始進入了昏迷狀態。卅一日上午一點三十分，已到彌留的時分了。盧華神父在旁給他提示着善終經文，同時召集了全體會友到病榻前來跪下誦經。盧華神父傷痛欲絕，泣不成聲地附在鮑思高神父的耳邊說：

「鮑思高神父，你的愛子們都在這裏，我們求你寬免我們所犯的一切對不起你的過錯，爲了表示你寬免我們，請你給我們作最後一次的祝福吧！」

這是多麼動人的一幕呀！在場的全體會友都跪下，盧華神父舉着鮑思高神父的右手，連同他自己的，一起呼求聖母進教之佑的名，向在場的會友們，向散佈在世界各地的慈幼會會士們，作了最後的祝福。

到了四點四十五分，鮑思高神父離別人世，進入永生的天鄉去了。

盧華神父熱淚滿眶地對在場的會友們說：

「我們現在已是雙重的孤兒了！不過我們別絕望……假如我們在世上失去了一位慈父，在天上就獲得一位保護人了。……我們大家要潔身自好，不要玷污了做他弟子的聲譽，個個都要追隨他的聖範。」

茲後盧華神父的職責不再是一半，而是整個部分了。他痛失慈父的心情何時能消？看他給全世界慈幼會士所發出的訃聞中前段，字字是淚，句句是血！

「我以破碎的心情，哭腫了的眼睛，顫抖着的雙手，向你們報告我一生從來未有過，往後也再不會有的噩耗——我們的在耶穌基督內的，最親愛的慈父，我們的會祖，朋友、良師，響導已經逝世了。這沉重地創傷了我們的靈魂，支解了我們的心情，突破了我們的血管，氾濫出了一條無邊無際梅淚河……」

五 鮑聖衣鉢

「鮑思高尚在人間！」「鮑思高復活了！」「鮑思高轉世了！」這種歡騰的呼聲響遍了法國南部的聖墓爾和馬賽各城，法國人民對盧華神父的敬愛不亞於鮑思高神父本人。

不過盧華神父無論到什麼地方，他祇以鮑思高神父的身份出現。他不奢望有鮑思高的德能，祇願做鮑思高的代表，鮑思高的宣傳者，這樣使鮑思高越形光彩。馬賽居民有一天讚美他說：「你是鮑思高第二。」他聽了對他們說：「世上只有一位鮑思高……你們說的可能是效法鮑思高聖人的一個慈幼會士吧！不過總不會是鮑思高本人。」

聖基爾城有個名叫魯登的人，曾於一八八五年，鮑思高神父路過時祝福好了他十餘年來的不治之症。後來他又患上了耳病，六個月來什麼話也聽不見了。他心裏總是說：「現在鮑思高神父不在了，怎麼辦？……不，鮑思高尚在他的繼承人身上活着呢！」所以他決定去見盧華神父。

他聽說盧華神父來了，就到他講道的地方，可是什麼也聽不見，他心想等盧華神父講完後再去見他，可是人羣蜂擁，無法如願，直到第二天他才到慈幼會學校求見。

「先生要什麼？」盧華神父問。

「我一點也聽不見，請你祝福我，叫我能聽見。」

「你會好的，但你要做個慈幼會贊助員。」

然後神父吩咐魯登在往後的一段時間內，恭唸天主經、聖母經、光榮經各三遍，又加唸又聖母經一遍，就祝福了他。

魯登回到家裏，全照盧華神父所說的話做了，到了第三天，恢復了聽能。

還有一位名叫羅斯的女士，是慈幼會贊助員。她患着不可告人的病已有六年了，雖經許多醫生們的診治，毫不見效。眼見病勢一天天的轉壞，年紀還輕，卻患了這種病，真使他有苦難言；但她心裏卻極為信賴天主的全能。

她聽說前幾年鮑思高神父路過這裏，曾顯過許多靈蹟，現在他的繼承人盧華神父也來了。一種巨大而堅定的信念告訴她只要經盧華祝福，她便会好的。

她來到了盧華面前，說明了她的來意，得了祝福。並到聖母領報瞻禮前，照盧華神父的吩咐為恭敬進教之佑唸一遍聖母經，再為恭敬耶穌聖心唸天主經、聖母經、光榮經

各一遍，並在瞻禮日領聖禮。

羅斯完全照着做了，她立刻覺得好了許多。直到領報瞻禮那天領聖體後，她痊癒了。欣喜之餘逢人便說：「我已恢復了十年的青春。」

第九章 總會長

一 會祖遺產

會祖逝世的那一年（一八八八）慈幼會事業已有驚人的發展：會士有八六三人，其中三〇一人是神父；初學生有二七六人；備修生有一八一人，會區有六個：四個在歐洲，兩個在南美洲。

在這龐大的數字下，似乎顯示着祂擁有大量的資金，竟王有些刊物誤載鮑思高神父逝世時，給盧華神父留下了一大筆金錢……。事實上會祖的遺產並不是金錢，祇是一個新的精神——一個教育無告青年的方法。

盧華神父常以此為榮，他誓言要終身保存這筆財富，並且還要永垂不朽的傳於後世。因此他即刻動身往羅馬謁見教宗，求他祝福，好能善作慈幼會的總舵手，永久效忠會祖的總航線。

二 視察會院

總會長與會友之間的連繫方法有兩種：通訊和會談。在不能會談的情況下才通訊；所以最主要也就是最有效的方法仍是會談。

總會長的主要任務就是到各會院去視察，借此機會與當地的會員們作集體的或是個別的會談。

當盧華神父到法國馬賽視察的時候，歡迎他的熱潮不亞於當年迎接鮑思高神父。有一位方濟各會的修士見了他，情不自禁地喊出：「鮑思高神父復活了！」

這句話的確不錯，因為無論盧華神父到了那裏，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發展鮑思高神父的精神。無論他到何處，在見會士，看學生，會校友，恩人，贊助員……時，總是不停地談着鮑思高神父，「鮑思高神父」已變成了他的口頭禪。

早期的慈幼會會士，對會祖鮑思高神父極盡恭敬與愛戴之能事，為其他修會所不能及；而在各會士中最能爭先敬愛鮑思高神父的，就是盧華神父了。

賈禮祿樞機會說過：「盧華神父在會友中是最善盡職責最專心祈禱最遵守會憲的人；在神父中則是最熱心，最積極，為天主工作總不厭倦的人……在盧華神父的字典裏絕不存有一個「我」或「我的」字眼，他祇有一個「天主」——鮑思高心目中的天主。正如聖保祿教徒對當時的教友們所說的：『你們要效法我！猶如我效法了基督一樣。』盧華神父以他的聖德和傑出的表現而能常對會友們說：『你們照我去作吧！請你們效法鮑思高神父吧！』」

盧華神父觀察會院時，假如發現他們在經濟上有困難，他必設法接濟。

有一次他觀察法國初學院，離別前，會長對初學生的指導司鐸說：

「修院真是很窮，我應該幫助你們一些。」

「盧華神父，您不必這樣作，倒是我們該幫助神父……」

「這一次該輪到我來幫助你們了，反正我也沒有多少力量……這裏僅有三張百元鈔票，並不算多。」

「真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該怎樣來報答您的好意。」

「不足為懷，這些本來該是你的，因為是我在客房的書桌抽屜裏找到的……」

三 接近青年

盧華神父腦海中常常浮盪着會祖的神聖口號：「救助青年們的靈魂！」而他更善於把握一切有利的時機去親近那些馴良脆弱的，值得同情的青年們的靈魂，好能引導他們進入耶穌基督的羊棧。除了會士而外，他無論到那裏，這些無告的青年就是他理想中的目標了。

葡國巴拉加市的總火車站前發生了一件事，正是盧華神父所實踐此理想中萬分之一的說明：

到了站，盧華神父一下車，就面對着人山人海的歡迎行列：驕士、官員、大人先生、差不多整個城市的高貴人物都在那裏恭候着他的駕臨。等候他的轎車排成一條長龍，每個人都希望他坐上自己的車子，好能平添無限的光榮。

盧華神父眼見這許多的車子，苦了他不知要選乘那一輛是好。正在猶議之際，忽然路邊閃出一羣蓬髮赤足，襤褸不堪的小流氓來。由於他們的外表，在人叢中顯得格外突。他們在那裏用着熱鬧而好奇眼光斜視着這位受貴族們熱烈歡迎着的年老神父。

萬想不到盧華神父向着他們走了過去，並且笑容可掬地伸出手來，叫他們走上前去。那些年青孩子真是受寵若驚小心翼翼地走過來。神父慰問了他們，同他們談話，而且愛撫了他們。這種善良的舉動立刻贏得了他們的心，他們覺得這位神父真是與眾不

同，大家前呼後擁地環繞着他，送他到慈幼會學校去。

途中構成了這個千古以來絕無僅有的儀仗隊，在最前閉路的是笑容可掬的盧華神父，左右兩邊護衛着的是這一羣可憐的青年，跟着便是巴拉加市的高級人物，最後便是那些華麗的空轎車！

這簡直是兩千年前加里肋亞湖邊的孩子們，成羣結隊去歡迎救世主耶穌的序幕重演了！

四 母佑會

聖鮑思高以同樣的宗旨創立了兩個修會——慈幼會和母佑會：慈幼會工作的對象是男青年，母佑會工作的對象是女青年。所以母佑會是慈幼會的第二大家庭，她們的宗旨，精神，傳統正與慈幼會相同。

盧華神父本着鮑思高神父的精神對她們經常有着：指導，鼓勵，協助……等各項工作與策劃。

五 「你要傳揚敬禮聖母！」

鮑思高一生是以傳揚進教之佑為職志。傳揚聖母進教之佑敬禮是慈幼會的義務與光榮。而進教之佑大殿也就是這樣出現了，母佑會的創立更是為了這個目的。

盧華神父繼承了這種使命；所以他不遺餘力地以公開的方式或私人的行動去擴展這

種禮儀。

母佑會安美蘭修女就是受了盧華神父委命去傳揚敬禮聖母的人。安修女自己向人敘述她受命的經過時說：

一八九九年的五月裏，盧華神父來到了尼匝孟飛南道母校。那時我正患着心臟炎，六個月沒有起床，連校醫都覺得束手無策，回天乏術了。忽然校長修女通知我說，盧華神父來了。並且還說，神父想來見我，祇要我有信心，也會治好我的病。

果然，當天下午盧華神父由總會長修女陪伴着來看我。會長一邊凝視着我，一邊向盧華神父請求：

「神父，安修女已臥病六個月了，請你治好她吧！」

「好吧！我們要祝福她，叫她跳下床來！」神父說。

嗣後他用慈父的眼光看看我說：

「你要記住，將來你要東奔西走去傳揚聖母進教之佑的敬禮；你明白了嗎？」

我答說：「是」。

當時，總會長修女和我的妹妹修女一起跪下，接受了盧華神父的祝福。

總會長修女站起身來，她記得隔壁還有一位度尼修女病倒床上，也需要盧華神父的祝福，在床邊伴着的修女和母親也這樣請求。盧華神父說：「也好，我要祝福她，願她承行天主的旨意！」神父祝福了她。幾天後，度修女去世升天了。

安美蘭修女真像盧華神父所說的一樣，兩三週後帶着患病的身體，到進教之佑大殿

去過聖若翰瞻禮時，自覺痊癒了。後來她遵從了盧華神父的委命，畢生努力傳揚聖母進教之佑敬禮。

六 「聖爵確實太小了」

恭敬耶穌聖體是慈幼會優先要務。聖鮑思高首倡勤領雲體，當他見到無人領聖體時心裏會覺得非常難過，同時他也曾多次行過增加聖體麵形的奇蹟。盧華神父真不愧為他的肖子，他也曾效法會祖，行過這樣的奇蹟。

龍玲修女是母佑會某寄宿學校校長，她親眼見過親口述了下面一段事實：

爲了慶祝聖類思瞻禮，我們請到了盧華神父和他的兩位書記神父來校主持禮節。盧華神父先祝福了車類思像，然後舉行聖祭。彌撒中講了一篇非常動聽的道理，稍後開始分送聖禮。

那天領聖體的人數打破了歷來的記錄：修女，寄宿在這兒的女士們，青年中心的學生、教職員、寄讀生、還有在附近渡假的仕女們……。可是管祭衣所的修女仍是照常預備了小聖爵。我們大家都很擔心，生怕有許多人領不到聖體；可是出乎意外的每個人都領過了聖體。甚至連盧華神父的兩位襄祭神父也覺得奇怪，當時盧華神父曾微笑着自言自語說：「眼見這麼多人領聖體，自覺好似身在杜林一般。」並且他再三的說「聖爵確實太小了，可是聖體卻不算少呀，現在還有多的呢！」

七 「請別虐待動物！」

「請你們別虐待動物！牠們也是天主所造的……我們不該拒絕牠們所要求的……」這些話不知聽盧華神父講過多少次了。一位校友會捉弄了一隻小貓，神父心裏感到難過地說：「待動物也應有其道，絕不該如此。」

所謂：「仁民愛物」就是說一個真心誠意地去愛護他的同胞的人也必會愛惜萬物。這也是人性至情的表現，就算有時有些動物被誤認為是有害的，但就牠們本身來說，何罪之有？在某位母佑會修女所述的一段事實中，我們最能看出它表露了盧華神父的這種愛物心理：

一九〇七年的六月裏，我曾因事到伊土特母佑會學校去，正巧盧華神父也來了。我們大家舉行個盛大的歡迎會，全校都充滿了快樂的氣氛。可是最令我們討厭而又叫人深感頭痛的是，最近不知何故，這裏的螞蟻數量大增，尤其在這種場合中更是煞景之至——無論儲藏室、廚房、飯廳……到處都是螞蟻，這些小東西幾乎霸佔了我們的整個世界：水菓、乳酪、飯菜、白糖……沒有一處不是牠們光顧過的地方。正值盧華神父到來，真是機會巧逢，我們硬要請盧華神父用逐(祝)福來把牠們逐到另一個地方去……。

盧華神父一向是仁慈的，他從不拒絕別人的要求，他馬上要我們送上經本來，即行驅逐禮。管祭衣所的修女去找經本去，盧華神父站在那裏等着，用背靠着牆，正表示沒有理會後面牆上有一大羣黃的黑的螞蟻在築着一大條活動的路徑。校長修女指給大家看……盧華神父和修女們轉過身來，不看猶可，一看就使大家呆了半晌；祇見那些一小動物一個跟着一個向外隱沒去了。盧華神父看了點頭微笑。這時祇見那位找經本的修女，空着手，垂頭喪氣地回來。神父說：

「好，等我明天照你們的意思祝福牠們吧！……不過我得問個明白，你們要把牠們

驅逐到何處去？」

「那邊，葡萄園後面；圍牆外有個大深坑，牠們在那裏再也不會害及任何人了。」

「你們能供給牠們吃的麼？」

「能、能……祇要牠們不再回來就好了。」

可是，話雖如此，盧華神父刻想要確實保證那是一個安全而合適的地點，他親自去察看了一番，然後才答聽了。同時他又再三聲明說：「別忘了，一定要把剩餘的碎削送到那裏去！」

修女們還在呆看看盧華神父靠過的牆頭和從牆上匿跡了的螞蟻，她們小心翼翼地去看儲藏室，廚房，飯廳 是否還有她們的行踪。一看之下，大家都驚訝不已！因為這些小動物個個都恭恭順順地遷居到那深坑裏去了。此後那所學校裏再也沒有這批小小不速之客了。

八 贊助員會

贊助員會是慈幼會的第三大家庭。他們是一批在俗的會員，作慈幼會的後盾。他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利用各種的方法以協助慈幼會事業。

盧華神父不論到何地，他一定隨時接見他們，常對他們說一樣的話：「請你們幫助我們接濟無告的青年，進而挽救他們的靈魂吧！」

賈玲納是慈幼會最熱心的贊助員，她的丈夫早已逝世了。她逢人便談數年前盧華神

父會治好了她的疾病的一段奇蹟：

我曾患過一場最嚴重的病症，病名我也忘記了，不過痛得很利害。曾經過當時最負盛名的兩位醫師悉心診治，卻宣告無效，我已領受臨終聖事了。我的一個熱心的表妹向我建議說：「既然你沒有好轉的希望了，就聽我給你的建議吧！」於是我就照她的計劃講了盧華神父來……把他鎖在房間裏，不到他治好我，我就不放他出去。

當盧華神父來到我床邊，我願意事前要用告解聖事洗淨我靈魂的污穢，然後向他說：「神父，你已被關在這裏了，除非你不治好我，則休想出去！……」

神父見了我這種勒索手段和活潑的信德，不覺也笑了起來……然後站起來給了我聖母進教之佑祝福，隨後叫我起來行走，我照着作了。他要我第二天到杜林母佑大殷領聖體感謝聖母……。出了聖堂，被引到祭衣所裏去，吃了一頓豐富的早餐。

翠日，我的醫師來看我是否還活着……當他見我痊癒時，驚駭得不知所措，因為他事前曾對我說過，就算我找遍了整個歐洲所有的名醫，也是無法回術的。可是這位盧華神父準是名醫上的名醫，因為他是個大聖人，竟在頃刻間將我治好了！……。

第十章 最後歲月

一 魔鬼的旋風

盧華神父一生就是受苦，他由痛苦中成長，痛苦和他結了不解之緣。可是在他七十來歲的最後三年中，也許是上天更欲升華他的苦痛，所以一連串的天災人禍向他進襲，更使他苦上加苦。

使他心靈重傷的苦痛也是極為尖利的：達瑪蘇神矢，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慈幼會士，不幸被兇手謀殺了；拉沙瓦主教在火車上，遇着意外而斃命；在巴達哥尼亞十年之功，竟廢於一旦的洪水；一九〇二年，會士在法國被逐；一九〇八年，地震，八位會士和四十個學生死於非命；接着銳利的病痛也剝削着他不勝疲憊的軀體。但最大的痛苦，恐怕是在一九〇七年，可恥的冤枉如地獄的旋風一般吹向華拉謝的慈幼會學校——共濟會想把慈幼會剷草除根——。

學校封閉了，學生受到嚴密的搜查，監視和陰險的惘嚇，會士被押到集中營去，帶上枷鎖，竟受不顧榮譽的當局者之侮辱。鮑思高神父從前的書記—域利愛地，那時正為該校校長，亦受到同等的虐待；盧華神父從來沒有過這樣憂悶，他對那時所受到的痛苦之忍耐，是不可思議的。他暗地裏發願：「耶穌苦架，因爾無限仁慈，求爾保護此家庭，俾不使受纖靈之染。我得苟延殘喘，定作補贖遠行，至爾聖苦聖死之地，以償其願。阿們！」

後來果然如願以償，反對共濟會危害的工作，在全義大利，如春風吹野草處處都有，冤枉慈幼會的人，互相冤枉、挖苦、定罪，而慈幼會的清白無罪，乃得水落石出。各校

的學生，比前激增，依恃之心更復濃摯。巴勒斯坦人也見盧華神父踐約而來，伏地補罪，在這救主生活的地方感謝主恩。

二 災難與聖蹟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廿八日，義國南部墨西拿市發生空前大地震，波及慈幼學校，幾年的經營僅剩下一堆頹垣斷瓦。財產損失無計而人命的喪生高達五十一人之眾。

盧華神父受此沉重的打擊，更使他苦不堪言恍惚中彷彿不在人世。有關這次地震喪生的名單中，本來該是五十二人；然而其中有一名叫畢可樂的神父，藉着盧華神父的祈禱幸免於難。下面就是畢神父本人所證述：

早在一九〇六年，我陪着盧華神父視察義大利南部學校，有一天晚上，大約是在九點的時分，我們四個人同在殘弱的煙光下工作着，四面靜寂無聲。那時我突然間心血來潮，不由自主地走到盧華神父面前向他說：

「神父！我心裏有着一種百思不解的問題在糾纏着我，與其說這是關心，不如說是一種預感『不久以後我們不僅是一個人而竟要五十二個人一道離開人世。』話一出口，不禁盧華神父驚愕起來。他注視着我，並且鄭重地叫我向他解釋。我就對他說：「我心裏沒有別的徵兆，我不知道事情會發生在何時何地，但我內心中有個聲音對我說：當我死時，我要五十二位一道去見天主。」盧華神父沉思着，我也不再多說。正是夜闌人靜，城外海岸更顯得幽寂，城裏的門窗射出了微弱的燈光。而在我的腦海中還是狂瀾起伏，這個悲慘的聲音像浪淘翻打着我的心神。盧華神父走過來輕輕地拍了我的肩膀，向我說：

「你聽者，畢神父！我現在要爲你祈禱，你剛對我講的事，絕不會降到你身上……」

此後，我也沒有再想過這次偶然提及的事，過了一年多，我爲了健康問題離開了墨西哥拿到外地調養，康復後就擬定在聖誕節至新年一段期間內回到我墨西哥園地，可是盧華神父竟要我外任義大利中部視察委員之職。爲了健康欠佳我數度向他推卸責任，可是盧神父卻堅持原意，我在無可奈何之下接受了任命。真是萬想不到在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廿八日，即是我原定到墨西哥工作期間，突然傳來墨市大地震惡耗，初步估計有十餘萬人喪生。一天後該地慈幼會慘痛報導說，在學校建築坍塌下生理了：六位神父、三位修士、卅八個學生、四個工友，共計五十一人。

這時恍如大夢初醒！我所預感到五十二個人中的一個就是我本人，我得幸免於難，那是因爲盧華神父祈禱之力所致。爲此我本人特具申明。(畢可樂神父)

三 末年

一九〇九年七月廿九日，是盧華神父的晉鐸週年。照例是有一番盛況，可是今年要比往日更有意義。原來這一天開始了他第五十週年金慶大紀念。會士、學生、恩人……已經進行組織籌備慶祝委員會，以備一九一〇年七月廿九日大事慶祝。

盧華神父看到大家的熱忱深表感動；可是他已清楚地向人們透露自己無法渡過五十週年了。他聲明他的理由是：「徒弟不能勝過師傅，鮑思高神父也沒有獲得這個榮幸，何況我呢！」

方振西神父是他的同學，也是他的神師，欲知他死期的秘密，就對他說：

「請告訴我吧！你離世的日期，你真的一點也不知道嗎？」

「絕對不知道。」

「鮑思高神父沒有告訴過你嗎？沒有對你顯現過嗎？」

「他曾對我顯現過一次，不過，是來教我如何解決一件我三年來最爲棘手的問題。」

「但是，你相信鮑思高神父要你快去天堂嗎？」

「這問題他什麼也沒提過。然而我們要堅定信心，往前奔跑。」

他真的往前奔跑，在他有生之日，總是努力不懈地工作着，就算病倒了，還是不放棄工作。

一九一〇年二月間，他已病倒在床上領聖體。他還想拆閱一封封的信件；可是視線已昏花到無法辨認字跡的地步，不得不將這件最後可以做的工作忍痛割愛了：「請將這些信件交給副總會長去處理吧！現在我不行了！」

不錯，盧華神父現在不行了！他已經到了殘燈將盡的時刻了。所謂：「春蠶到死絲方盡」在他一生中，祇要有點餘力，總是不停地工作。現在無力可遺，只有安息於主懷了。

四 末月

一九一〇年三月廿四日，聖瞻禮五，耶穌建立聖體紀念日，盧華神父恭領了臨終聖體。正如當年耶穌給了宗徒們話別，盧華神父也給了他的神子們三件遺囑：

一、熱愛耶穌聖體。

二、孝愛聖母進教之佑。

三、服從教會領導人員，尤其是教宗。

這是我給你們的遺囑，望你們努力做鮑思高的神子。

復活節的那天晚上，盧華血液凝固，循環閉塞，漸入失去知覺狀態，不久又稍有起色。副總會長李納諦乘機向他提示接受臨終聖事。他很同意，並且遣人拿臨終經文和他同聲朗誦，然後接受敷油。

三月末，母校校長來訪，盧華對他說：

「你要讓學生們知道！聖母帶他們來校讀書，是無比的恩典；所以要叫他們努力求學，勤謹工作，奮勉修德，熱心敬主，這樣才不辜負聖母的願望；你要告訴所有的學生們，無論現在的或未來的，要他們勤領聖事，孝愛聖母。」

四月首瞻禮六，耶穌聖心紀念日，盧華神父和副總會長談了半小時，將慈幼會各部門大事交代給他說：

「你要通知會友們，要他們緊記着我給他們的遺囑。要忠於聖鮑思高的傳統遺教。杜絕時尚好奇的精神。」

「對母佑會們，你要告訴他們—聖母進教之佑如何疼愛他們—要他們努力維護這個榮銜。」

「對贊助員們，替我多謝他們一向對我們的一切工作所加的支持。鮑思高神父曾聲

明，若沒有他們的工作什麼也不能作，那麼我當然更需要他們的工作了。我離開以後更會求天主降福他們，報答他們。」

四月四日，盧華神父的死期越來越近了，呼吸越來越短促，痛苦越來越利害。他以英豪的忍耐也抵不住他的痛苦，竟至呻吟着說。「爲了要死，這樣的痛苦還不夠嗎？」

那天晚上，晚課前學生們唱的最後一句是：「鮑思高神父呀！我要到你身邊來。」盧華神父痛苦之餘，清晰地聽到了這句興奮劑，微笑劃破了屠邊，他說：「是呀，鮑思高神父！我要到你身邊來。」

的確，盧華神父身經百戰，遍體鱗傷，他的聖德已修到圓滿的地步，現在只好安息於天國了。

一方面他眼見這株和鮑思高神父一起扶植的慈幼大樹，已經成長茁壯，綠葉成蔭，結實纍纍。在鮑思高神父逝世時，它只有七百會士，擁有六十四所學校。現在已有四千餘名會士，擁有三百四十一所學校，而且慈幼會在中國的歷史也有五年了。

五 末日

四月五日，也就是盧華神父在世最後的一日，清早領聖體後，他向站在他身邊的李納諦副總會長說：

「請告訴我，我現在怎麼樣了？」

「壞得很，盧華神父。」

「我的情況真的很嚴重嗎？」

「可惜！已經沒有希望了。」

「你們真的盡了一切的人力了嗎？」

「一切都試過了：醫師、藥方、祈禱，什麼都用過了。」

「那麼，沒有辦法中還有辦法嗎？」

「還有一個唯一的辦法，就是聖蹟。你同意和我們一起祈求嗎？」

「我同意。」

過了一會兒之後，他又加上一句說：

「現在我該做什麼？」

「等候天主俯聽我們的祈求。」

稍後盧華神父又說：

「那麼，我什麼時候會死呢？」

「也許今晚，也許幾小時以後：不過請你要靜養一些，時間到了我們自會通知你。」

「好極了，那麼請讓我安靜一些。不要讓任何人進來！現在我要去準備承行天主的聖旨了。」

這是多麼感人的一幕！對話中充滿着多麼高的真理，多麼厚的人情味！他確是個聖

人。他聖潔的靈魂渴望着飛到天主、耶穌、聖母、聖鮑思高那裏去。他們似乎隱在那塊薄薄的紗幕後面，向他招手，向他歡迎。畢竟這個戰爭的，痛苦的，淒涼的，整個犧牲爲救人靈的生命，是多麼的美麗啊！

這天下午，病人漸漸消沉下去，傍晚視線已模糊了，十時進入彌留狀態，午夜後一點三十分，略有清醒。

方振西神父在他耳邊提示着說：

「我們大家都在這裏，求天主給你打開天堂的大門。記得替我們問候鮑思高神父呀！」他一聽了「鮑思高」的名字，那垂死的臉上，又露出了一個甜蜜的微笑。

方神父爲他唸着：「主，快來扶佑我！」

「是呀！」盧華神父又說，「快來呀，快來！」

在朦朧之中他還在唸着別人給他提示着的短經。最後一句是他童年時代從鮑思高神父那里學到的一可愛的童貞聖母瑪利亞，求你救我的靈魂吧！

「對了！」他說，「救靈魂！救靈魂最要緊。救得靈魂，什麼都救了！」

這是他最後的一句話。他就這樣結束了他今世暫時的生命，而開始了他來世永恆的生命。

六 結語

盧華與鮑思高兩人，一個是子，一個是父，在世上共同生活了四十餘年的歲月。

盧華與鮑思高兩人，都是同甘苦共患難，具有同樣的工作，同樣的宗旨，同樣的對象：教育貧苦無告的青少年。

盧華與鮑思高兩人，都是在對惡勢力與壞環境的戰鬪凱旋中，增長了他們於宗徒事業道路上的勇氣。

盧華與鮑思高兩人，都滿懷着喜愛，目睹自己辛苦工作的園地，成長茁壯而至豐收。

盧華與鮑思高兩人，都聞到了豐收的氣息，嘗到了三十餘年的果賞。

盧華與鮑思高兩人，同是長眠在華山里程墓地，受着追隨他們的壯年志士們的拱衛；享着他們後代受惠人的景仰；聽着精神困頓，身體顛連者們的呼求。

可是有一天——一九二九年六月九日，其中作父的一個，被他的狂迷信眾從墓中遷出來，移供到他所籌建的聖母進教之佑大殿內去，同時聖教會將他冊封為聖人了。

現在祇遺下做子的那一個，正如他曾一度孤寂地留在世上渡過了廿二年的時間一般（一八八八・一・卅一 ~ 一九一〇・四・六）。

然而，這僅是暫時的寂寞，轉瞬的分離。將有一天——正就是一九七二年十月廿九日，羅馬聖座聖旨頒下，同樣迎取了他的遺骸，在普世慈幼會的歡騰聲中，同樣冊封他為「真一幅」。往後不久，就是聖人了。這是多麼令人歡欣鼓舞的事啊！

既然四十餘年來在世與父同甘苦，二十餘年來墓地共寂寞的兒子，當然總該有一

天，也要同他分享祭臺上的榮耀了。

這麼一來，才能夠圓滿地實現遠在一八四七年春天的一個早上，在杜林市的一個舊廣場中，所作的那個預言—「小彌格，我們平分一半吧！日期到了，你自會明白……」

編譯者：畢熾生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羅光

出版者發行者：慈幼出版社

(104) 台北市民生東路 679 號

電話：(02)715-5287

郵政劃撥：0015967 號

承印者：天主教互愛傳播服務中心

(400) 台中郵政信箱 641 號

定價：新台幣四十元正

一九七二年十月初版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再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七五二號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